

歷入郭存中養女子曹彙妻洪氏家贈段紗各一匹生絹四匹  
盡手帔四粉臘脂針各一封白翎一雙玉微時嘗寄養存中家  
故至是求見其養女子 遣都承旨權斌賫酒肉往 賜之玉  
扣頭謝曰四十年來得見此家實 殿下息也遂泣下 ○義禁  
府啓曰劉昭為鴻山縣監時以洪允成為其縣宰相再往謁見  
允成設佛事昭給官米十斗黃豆一石罪應微賊處斬妻子為  
奴財產入官崔倫亦為鴻山縣監允成奴貴賢等劫囚倫庇之  
詐以越獄逃亡報于觀察使罪應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時適  
有赦只 命收告身為奴不叙徵昭賊 ○乙亥琉球國閔意遣  
人來獻土物以對馬州特送例待之 ○甘露降後苑 上令永  
順君溥取其所降木枝示上黨君韓明澮及承旨等且遣宦官  
數人採須臾味于諸山 ○有人登白嶽麾旗擊錚 上遣人尋  
之其人棄旗而逃收取視之乃司宰監官吏加率丘史等不法  
事也 上命江陽君融下承政院焚之即令兵曹執其人鞫之  
先是令部民得訴官吏不法事於是義盈庫掌苑署官吏等皆



被告劾之果驗 上罪官吏而賞告者由是告訴蜂起諸司奴  
僕一有不愜則輒造飾虛偽以傾官吏効之徃徃多不實 上  
頗厭之至是命焚其書不復推鞠○御序賢亭召承旨等視事  
部將韓忠常嘗率正兵張貴同安元全元等捕盜於城外貴同  
等打殺結城京邸吏魯生之妻刑曹啓曰貴同律應絞忠常等  
杖一百流三千里 上謂同副承旨韓繼純曰人之致死不應  
若是易也當初漢城府因屍凍檢視不詳今則日月已久亦難  
詳辨又經赦宥並皆原之○司憲府啓曰閔孝根為慶源府使  
弟孝幹為鏡城府使妹夫吳湘為鍾城府使同生三人俱摠兵  
權列於邊陲臣等竊以為不可且咸吉北道七邑而同生守三  
邑則野人其以為國有人乎 傳曰爾言良是然不可一時皆  
違予將改時未赴任者時孝根新除未赴任故有是 命○敬  
慎翁主全義君李統妻也其母淑善翁主啓曰奴婢已分於子  
女然有不均者故更均分又慮後有忿爭告掌隸院稅契獨敬  
慎翁主憤怨與其子信忠禮忠等飾詐強辨母女相訟於理大



戾而司評南球偏聽請辭淹延不決是以悶之 命囚禮忠信  
忠及其奴僕之事知者淑善翁主 太宗後宮也○丙子遣都  
承旨權瑊贈姜王金輔各紫草笠一頂白魚皮裏鞘大刀一把  
摺扇十把黑麻布直身黑麻布帖裏白苧布帖裏白苧布汗帖  
裏各一領馬皮油靴一雙語之曰大人將歸鄉故贈以薄物明  
日欲與面別玉等稱謝不已亦贈頭目摺扇各三把○先是姜  
玉等求工人造弓矢尚衣院僉正文修德軍器寺僉正趙寧等承  
命董役至是修德來啓曰冶匠高龍本優人戲為盲人醉人之  
狀玉等見而悅之累使作戲若此不已恐終備呈雜戲無所不至  
請以他人代之承政院以修德等不能檢下請罪 御書示之  
曰汝不謹任何事可委信後勿妄生度日○初昌城府徙民金得  
老亡到祥原郡人梁仁渡所住里娶里人女居之事覺仁渡以  
同里坐罪亦徙本府至是仁渡上言曰得老之事臣不知情但  
以比鄰無所逃罪徙居邊境臣本獨子離七十歲病母久闕晨  
夕之奉即 命放還○丁丑金輔謂通事曰曩者既取南宰



相矢今日又當取其弓將示中原人分禮賓寺啓之 上即命  
弓工取兵曹試才強弓上絃以待遣都承旨權斌請姜玉等  
上迎入慶會樓下設宴 上曰今日為兩大人令將士射侯騎射  
輔喜曰我當領馬前馳及 王世子行酒玉等讓子 殿下世  
子乃先進酒于 上上令朴元亨語玉等曰曩者勅旨有自今  
海青與鳥獸花木勿進故子不敢進獻今贈狗兒海物大人等  
自獻可也我不敢擅進然此物裏用黃袱黃櫃則似予之自獻  
何以則可願大人指揮若又并修奏聞文書則當歸之禮部此  
甚不可但書數目以付大人何如玉等曰 殿下之言是矣  
上曰大人等皆歸鄉恐驛馬驚鈍今將馬二匹以贖皆我平日  
所乘玉等進前扣頭謝輔曰願觀南宰相所射強弓 命取上  
弦強弓與之輔請令怡射之怡即抽所帶大箭引滿射之玉賀  
曰如此良將世所難得以及如是之人侍左右 殿下何所畏哉  
輔曰彼所射弓矢願持歸帝都誇示於衆曰此我朝鮮征建州  
時裨將南怡之弓也 上曰非獨南怡今日庭中將士弓力強



於斯者亦多是何足示中原王等曰如此勁弓天下難得示  
之不妨上親執盞賜頭目頭目等進前跪受飲訖扣頭而退○  
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濟州節制使李由義曰今到州漂流唐人  
鎖慶等四十三人擇牢實船授善操舟人以送又諭全羅道  
觀察使水軍節度使令護送○戊寅姜玉往公州臨行以萬應  
膏一罐進上禮賓寺餞于濟川亭上遣高靈君申叔舟都承  
旨權城贈酒肉漁人得魚數尾王喜飲漁人酒即令都監官負  
權佺進上○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全羅道觀察使李尹仁曰全  
漂流唐人鎖慶等到本道各給白布帖裏一領○己卯日暈○  
上與中宮御慶會樓下世子與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  
上黨君韓明澮寧城君崔恒仁山君洪允成領議政曹錫文右  
議政康純南陽君洪達孫中樞府領事沈澮等入侍設酌令諸  
將及兼司僕射任諸宰以次進酒命世子與叔舟為耦射世子每  
發矢道平直不出於鵠上笑曰卿等觀之其武才子亦不知  
也○是日金輔出遊漢江登樓船泂江上下遂登濟川亭設宴



上遣戶曹判書盧思慎都承旨權城贈酒肉新宗君孝伯鵠城  
都正金孫武人具文信李長孫慶由恭洪利老吳致權柳好池  
李繼命崔岡等來宴竟日射侯極權輔因求射侯箭各三千文  
信等○召兵曹判書朴仲善 傳曰諸處赴役軍人盡令往赴  
臨瀛大君璆亭子之役○庚辰遣右承旨魚世謙于公州問安  
姜王○賜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上黨  
君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中樞府領事沈澮南陽君洪達孫仁  
山君洪允成寧城君崔恒領議政曹錫又右議政康純等內廐兒  
馬各一匹○辛巳前此明使請見入朝宦官族親欲授贈物並  
馳書招之楊州正兵林未同自稱宦官林貴富族人潛入大平  
館謁見金輔濫受贈物分禮賓寺取招以啓承政院亦以分禮  
賓寺別提李之善河仲浩不能禁防請罪 傳曰初立禁網甚  
密而猶有如此者安知後日不有大事乎予欲罪此人以警其  
後高靈君申叔舟對曰 上教久當遂下刑曹鞫之○賜臨  
瀛大君璆貞懿公主密城君琛河東君鄭麟趾高靈君申



叔舟上黨君韓明澮中樞府領事沈澮綾城君具致寬等磨骨  
酒○兵曹啓曰綠楊 行幸時工曹判書南怡以侍衛諸將聽  
明使言立於宴廳彎弓再三又浪將家老以向化人違法扈從  
突人圍場射獸請罪之 命赦南怡推鞠浪將家老及給馬司  
僕寺官負○傳旨義禁府曰曾降諭書內李施愛逆黨李施玉  
李施伯李施阜李孝宗李甲生李孝進金九守金河生金性命  
金性理金尚文朴義禮干吾之崔自金致溫趙璧金徵朱玉劉  
得之丁守明尹漢卿金成玉崔得敬朴守生等二十四人義當  
隨捕處斷而至今囚繫甚不可斯速處斷且前後所啓緣坐人  
等多有速誤故不得處決更詳分辨以聞其緣坐人等在逃時  
許接人則實是脅從之例理合勿問移文本道知會○承政院  
奉 旨馳書于咸吉道敬差官李杵曰前賫去事目內南道諸  
邑諸口子三銃筒定數留置而今已盡數上送其比道未來三  
銃筒依前數分置○傳于繕工監曰撤閣武亭二間材加構臨  
瀛大畧亭子○平安道滿浦節制使李克均考滿當遞 御札



諭克均曰卿父戍絕塞離家隔歲勞費心力每念莫慰及北方  
無事以孫孝胤代卿而孝胤又病得人實難無如卿焉故不得  
已令卿復任卿體予懷勉留數月○壬午館伴啓金輔請以太  
監金興所付黑角一百十七部換角弓 御書示館伴曰明使  
若更請答曰其誰以已造之弓易未造之角乎若請啓 殿下答  
曰弓軍器之大者 殿下豈敢以軍器多遺在朝之大監乎  
必無是理○召承旨等會思政殿月廊啓事○有人密告曰蠶  
室據桑軍等各率私養蠶人採民家桑呀至成羣侵漁閭里雞  
大蕭然請痛懲除弊 命下戶曹○兵曹啓新設親軍衛一百  
分三番一年而遞給遞兒職五十依兼司僕內禁衛例侍衛舊  
法親軍衛皆用咸吉道人差之不論世系才品故不合侍衛者  
頗多請試射俟擇可侍衛者填差 不允○癸未金輔將往長  
湍令通事請於同副承旨韓繼純曰弓帑箭室更望啓殿下送  
之 上命繼純賫豹尾具弓帑箭室一部韃狗二贈之時京畿  
觀察使權孟禧以父病劇在家 命漢城府尹尹慈行僉



知事李季專代其任支待姜玉等○先是平安道觀察使吳在昌啓曰義州官米穀甚小唐軍糧餉不敷請移輸安州米命下戶曹議之戶曹啓曰安州軍資粳米一百石糙米粟米并四千石令水軍僉節制使漕運義州從之○傳旨刑曹曰義州人趙仇知潛渡鴨綠江盜竊唐人空家之核可并其妻若今妹栗藏父趙莫只母弓斤兄趙石仇知妻所直只等徙居江原道通川○諭咸吉北道節度使許琮曰卿母得病一應軍務姑授觀察使魚世恭可速來相見又諭魚世恭令總治節度使官務○福川君權愷率愷性恭柔務合於世無拔萃之能晚登科第累拜丘曹正郎上即位以愷於靖難之日入直禁內奔走有勞賜佐翼功臣號凡待族屬無遠近親疎一以款曲然處家待子無嚴父之道謚文平忠信愛人文執事有制平子三孟禧仲禧季禧○甲申金輔率頭目十五人往長湍分禮賓寺餞于弘濟院命遣參議政曹錫文同副承旨韓繼純餽酒肉命寶山君吳子慶率兼司僕洪亨孫忠贊衛下自義領射手十



負虞人三十內需司司饗院漁人隨之 傳曰漁獵事外金輔  
若問國家事答曰我武夫出入邊戍不知他事若問戍何處答  
曰全羅江原道公海之地若問倭人事答曰雖有來者皆自慶尚  
道不知其詳○遣都承旨權斌于長湍問安金輔○工曹判書  
南怡上書曰臣赴征咸吉道時臣母有疾欲見臣妻使人招之  
臣妻答曰黜賤妾而後當往終不來見且臣再赴北方皆不馳  
人問慰既不孝於母又不順於夫不合婦道願更娶妻 御札  
曰義當七去熟計任行怡母性惡不使子婦同枕時論紛紛未  
知所由○傳曰自今凡投函密告盜賊及 上前開拆事外承  
政院勿啓達皆下該司○以許琮為陽川君李墳京畿觀察使  
金矯咸吉北道節度使○乙酉京畿觀察使李墳辭以前佐郎  
朴崇質代金庭光為都事時庭光以忠清道都事換差未得赴  
任且法當文武交差而墳與庭光俱非文臣故以崇質代之○丙  
戌大雨震宦官白忠信于禁中 上御思政殿召高靈君申  
叔舟戶曹判書盧思慎大司憲梁誠之大司成金禮蒙及承旨



等謂曰今者天譴如此宜避居自警然如今盛夏無可居之所  
但當出赦求言以自責耳遂御札曰人心和則天地之氣亦  
和災祥之至由人所召今者雷震宦者白忠信于宮城之內念  
予政必有闕失乖於民心者多矣刑獄必多有冤滯者矣今遇  
天譴恐懼實深庶賴羣臣百姓之佑消禍迎福永保無虞今月  
二十七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毆罵祖父母  
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竊  
盜濫刑官吏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  
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又令大小官吏閑散人各陳  
時弊實封以聞又傳旨兵曹曰應徙邊而未發遣者並勿入  
送又傳旨刑曹義禁府司憲府曰自今匿名密告者皆勿聽  
理且緣坐人徒流付處定屬者具錄罪名以啓又傳旨吏曹  
曰牧職牒人降資人永不叙用人等具錄以啓仍分遣敬差官  
于諸道放囚又命減御膳放後苑畜禽○承政院奉旨馳書  
于館伴朴元亨尹子雲曰今者雷震宦者白忠信于宮城內下



旨放囚秘密措置勿令明使頭目等知之○吏曹啓曰保舉之法東班六品西班四品以上各薦參上三人參外一人而今啓下保舉劄子內文武任事外宗親及前銜各品等員亦皆保舉且有額外薦之者實為猥濫然已經放不可追論請改正從之○丁亥 上將移御忠順堂命左承旨李克增董役修治日午出 御後苑召水順君溥龜城君浚及兒宗戶曹判書盧思慎司憲府執義李克墩訓鍊院判官崔灝元前判事安孝禮設酌 上曰予起自潛邸為創業之主多有殺人刑人豈無一事之取怨乎易曰小貞吉大貞凶今者徙居軍籍號牌等大事一時並舉雖甚利於國家豈大貞而無怨乎且予凡諸國務雖其小事必到極乃行是所謂大貞之凶也予之過咎不過乎此吾豈隱乎吾無隱乎爾仍 御忠順堂○右承旨魚世謙自公州來復 命曰姜玉到公州與觀察使都事牧使判官守令等射侯贈物有差玉至其家周覽堂宇喜謝臣行宣醞禮其族親各服賜衣來謁玉至栗寺施絹二十五匹曰一為 皇帝及 殿



下暨臣民設法一為我亡父母設法又贈首座僧及姪繼叔師  
僧等絹各一匹昔日相知僧等手帕○都承旨權斌自長湍來  
復命曰金輔見造家精巧及祭品豐潔喜曰過蒙 上德又曰  
父之兄弟俱受職事但母兄康末生未免補充軍請除軍役又  
父純福及兄金同從仕京中乞於近闕處給家舍贈館伴尹子  
雲及臣羅各一匹京畿觀察使紗一匹○故崔清江尹子平尹  
涑金元等因○六月己丑朔金輔遣人進獐一口 上令承政  
院馳書于館伴尹子雲曰傳語金輔曰遠送佳味感喜茲將弓  
一張大箭六箇以謝厚意○咸吉南道節度使辛鑄母病 召  
還以吏曹參判李淑琦代之○庚寅自朝至夕大雨市街水深  
三四尺人多漂沒 命分遣部將及兵曹漢城府郎官巡視水  
邊人家移之遇有漂流者即令公私船拯救○高靈君申叔舟  
寧城君崔恒等選能文者二十餘人以啓曰凡國家製述授之  
此輩 上曰藝文弘文館官負亦皆選文學者居之可令此輩  
為之若更選他人何異於集賢殿乎丙子之亂唱議者皆出於



集賢殿故

上惡其羣居高論不欲復立○辛卯

命遣人審

視城底十里田禾為水所損者○行醮祭于昭格殿以前日雷

變也○金輔回自長湍

命仁山君洪允成迎于弘濟院分禮

賓寺設宴又遣左承旨李克增餽酒肉○賊人洪自忠與其隣

女今伊玉非相歐割耳傷目裂口

命刑曹鞫之○壬辰京畿

觀察使李埴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本月初三日姜玉到洪慶

川水漲未得渡退次稷山○命還給安孝禮告身以春陽君徠

為吏曹參判慎承善兵曹參判 上謂世子曰大抵為國之道

必內外相資然後乃致治平內虛外實不可也外虛內實亦不

可也曩者李施愛之謀亂以為未知予安否何如遂使一道靡

然而從於是籍口皆以宗親若非龜城則焉能有今日是故宗

室親戚分布內外列于朝廷則國家維持之術也○兵曹據江

原道兵馬水軍節度使啓本啓江陵安仁浦在三陟高城之間

海口通闊可泊兵船且江陵人居稠密慮有倭寇請以曾罷連

谷襄陽兩浦船艘及水夫移屬安仁浦差遣萬戶以固防禦



從之○前吏曹參判李淑琦上書曰臣於癸未歲為寧邊判官  
丁亥帝代父母墳在慶尚道知禮縣未得拜掃者六年于茲且  
臣叨蒙 聖恩濫與勲盟追爵父母例當焚黃而今以咸吉道  
節度使將赴塞上又未得行乞令臣上塚後赴任 命其弟叔  
珣掃墳焚黃官給奠物淑琦速赴○癸巳 御思政殿召諸將  
令各陳時弊設酌○金輔請皇華集命以陳鑑高閏金湜張瑛  
詩集贈之○諭八道觀察使曰貧窮丐乞不能自存者必有之  
其巡訪曲加救恤具由以聞○姜玉還自公州分禮賓寺設宴  
于濟川亭遣都承旨權城隗酒肉又遣高靈君申叔舟宣慰及  
還館又遣左承旨李克增勞問贈角弓一張大箭六介○命承  
政院義禁府刑曹分鞫盜賊○甲午金輔又請倪謙司馬恂張  
寧陳嘉猷皇華集 命以張寧陳嘉猷詩集贈之因諭館伴曰  
若問何無倪謙司馬恂皇華集答曰皇華集皆仍其請而印之  
倪侍講司馬給事中無請故不印耳○御序賢亭觀射世子與  
德源君曙永順君溥蛇山君灝烏山君澍新宗君孝伯雲水君



孝誠堤川君蓋鵠城都正金孫嘉林令秋工曹判書南怡等射  
侯上黨君韓明澮中樞府同知事洪應判書盧思慎察判鄭自  
英尹岑義祭府知事金吉通承旨等入侍設酌世子每歲必中  
上喜悅時孝伯射壽居多 賜馬一匹其餘賞賜有差○先  
是賊人許於里同等二人以劫掠優人崔乙松家累加拷訊以  
至壓膝竟不承招承政院及院相議政府皆曰衆證明白可殺  
斬至是 上特命放之○諭咸吉北道觀察使魚世恭曰卿受  
任一方多難之時勞費心力無事鎮定每念莫慰瓜期已滿欲  
適卿而得人實難無如卿焉且節度使許琮遞來而鎮將又多  
適任故不得已令卿仍任卿體予懷勉留數月○乙未 上遣  
都承旨權瑊請姜玉等宴于慶會樓下世子行酒玉等請先  
殿下上不得已受之宴罷 上御樓下令諸將射侯○姜玉金  
輔各進馬一匹並櫃子輔歷入慶州京邸謁父母族親畢會禮  
賓寺設宴 上遣宦官申雲賚宣醞魚肉往贈之玉等還館  
上遣都承旨權瑊問安玉謂瑊曰姪姜繼叔令娶有父母奴婢



田宅衣冠之女且啓 殿下給繼叔土田奴婢又曰入朝宮人  
族親乞啓 殿下有官者進秩無官者除職我回朝當奏又曰  
崔太監言曰妹夫金福真須於明年正朝入送且啓 殿下給  
土田奴婢尹太監言曰我已老朝夕入地須轉達 殿下護恤  
姪吉生我今到此見吉生已做宰相無復可言然太監之言不  
可不達乞啓 殿下城回啓 上皆從之賜輔母奴婢并六口  
○丙申遣注書分贈健狗十頭于姜玉等○丁酉遣注書分賜  
健狗六頭姜玉等○御交泰殿承旨等啓事○承政院奉 旨  
馳書于忠清全羅慶尚道觀察使濟州牧使曰明使來七月十  
三日發還其所索鬣廣求隨得隨送務要無弊○己亥命領  
議政曹錫文右副承旨成允文繕工監提調金漑風水學提調  
李坡禮曹判書任元濬等往 獻陵英陵奉審○平安道觀察  
使請刷還義州龍川鐵山等處居民之流入咸吉道者戶凡二  
十口一百四十○辛丑初因姜玉等言五日一設晝奉杯至是  
謂館伴曰今後勿復設○頭目尹泰往中樞尹吉生家 上命中



樞李興德賚清酒十瓶大口魚二十尾脯肉五束醢五缸乾雉三十首鹿一口以慰之○承政院啓曰明使往見入朝宮人族覲初見成氏族於韓繼義家官給酒五瓶大口魚十尾脯二束獐一口今自辦茶禮次見車氏族於車孝輔家除賜送只行茶禮終見韓氏族於韓致仁家令禮賓寺隨宜設酌遣承旨賚宣醢十瓶大口魚十五尾脯十束獐一口醢一缸以慰之若吳氏族吳左青崔氏族奇裕第舍隘陋安氏族安從仁寓居人家皆托以事故李七寶則鄭氏婢也勿許往見○壬寅中樞尹吉生啓曰昨頭目尹泰到臣家授臣以入朝如韓氏成氏吳氏等書一封曰前日天使所傳書奏了皇帝此則不奏請勿啓 殿下而傳之臣對曰我不知成韓吳之族且不啓 殿下私傳甚難泰曰已告天使矣強之不得已受之 上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議曰尹泰所傳書不曾奏皇帝今若以啓予而傳之則後宮書予不可私傳若以不啓於予而傳之則吉生又不得擅傳也使吉生還書于天使語之曰此書初不奏 皇帝則



我不可不啓 殿下而私傳也若請啓 殿下則答之曰後宮  
書信不經奏可雖啓 殿下必不從也○初敬慎翁主以奴婢  
之故忤於其母淑善翁主淑善翁主上書訟敬慎不孝 上命  
義禁府盡囚其子及奴婢之稍解事者鞫之至是 命奪敬慎祿  
收長子孝忠告身發配外方杖婢小金一百屬官婢悉刷敬慎  
據執奴婢土田及所廩曾給文卷以還淑善史曰當淑善之  
病也敬慎常侍湯藥會有疾回家其兄益寧君妻朴氏獨侍焉  
敬慎遣人問疾則朴輒稱忌諱不病及淑善卒敬慎奔喪朴閉  
門固拒成服日朴又不以表麻歸敬慎姊夫之子黃浩黃徽舉  
義曉譬然後歸之且淑善平時不稱敬慎為不孝而病革垂歿  
遽稱為不孝奪其奴婢土田分與朴氏及浩徽其後浩徽之供  
於官也亦曰敬慎不孝之言外祖母淑善生前未嘗出諸口又  
於成服之時敬慎至朴拒而不納聞者多疑之○咸吉北道觀  
察使馳啓野人三十餘騎潛入穩城掠在野農民殺死者四人  
搶去者五節制使辛柱聞變追至境上賊三百餘人留屯彼境



言我等欲報讎於北部落耳無意於朝鮮也但見北部落人擒  
男女四五人北還柱意其必自為而誑之即招其酋老古及所  
同介等留之責還所擄人口居三日骨看兀狄哈三百餘人率  
男女五口來言曰彼人擄去而我等奪來柱饋以酒肉仍給米  
鹽遣之高靈君申叔舟啓曰虜之情為未可知也或擄或還乃  
一虜所為而志在邀功以求利耳○成均進士宋希獻上書曰  
臣竊以國家之事非諫官不可得盡言非宰相不可得盡行然  
士生斯世遭遇甚難而宰相之位人不得易居故士之自修者  
幸未遇時則亦且空老於道方絕域而已尚何望盡其言行其  
道於朝廷之上乎伏念臣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茅次之下樵牧  
之暇苦事詩書歲在壬午試中司馬仍居大學每覽古人忠義  
之迹匡濟之策若合一契思欲敢陳瞽說以効愚衷者已五六  
載矣幸今 殿下遇災脩省引咎責躬始以人心不和自疑中  
以庶政有關自嫌終以刑獄冤滯自責特下求言之教此誠千  
一之遇也臣伏覩 殿下踐祚以來躬親庶政文以經治武以



制斷重以勤勞加以恭儉 祖宗以來百餘年之曠典一朝舉  
而兼有紀綱既立禮樂既興典章既備教化既隆休徵嘉瑞諸  
福之物莫不畢臻天地已位萬物已育安有乖氣感召天災臣  
謹按陰陽相搏而為雷陰陽相軋而為電先儒曰雷電初非為  
殺物設也其與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矣世人惡戾之  
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焉此確論也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  
鞭者語涉誕恠不足信也然則一雷一電者無係於人事之有  
失而 殿下遽以是為災此古昔帝王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之  
意也雖然滔天之水無損於帝堯之至仁七年之旱不害於成  
陽之盛德則今者遇一震雷斷不有累於 殿下之聖明也昔  
在舜時有烈風雷雨之異而虞人不以為變在成王時有雷電  
以風之變而周人不以為災者無他誠以舜成王之德無間於  
天地之大也今我 聖上德配堯舜功冠湯武道已躋於皇極  
世至於熙皞猶且不自滿假謙謙小心上以敬天下以恤民一遇  
雷變輒形憂惧思與羣黎更臻太平永保無虞絲綸一須萬姓咸



朕顧念臣學術踈荒聞見淺陋昧於天人之際暗於感應之理  
固不知某事之得致某祥某事之失致某災安敢妄為異論以  
瀆天威但以耳目所記時弊之切於民事者數十條仰塵高明  
此即漢臣賈誼預言極論於文帝盛時之意也伏惟 聖慈垂  
覽臣竊念人情莫不欲安而民之所惡無甚於賦役之不均故  
今我 聖上推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制賦有恒役民有節金  
科至條靡不詳載然而賦不得其均役未得其平者蓋有由矣  
一州之內有巨室數十家則勢足以陵轢守令力足以顛倒曲  
直負權挾勢莫敢誰何庸懶之吏亦怵威勢猶恐獲罪於巨室  
見誚於大相尚何能施法於其人哉當役民之際歷指民戶而  
議之曰某戶某相奴也賦不可以衆同某戶某相奴也役不可  
以衆同於是十家之賦使一家兼之百家之役使十家兼之加  
以不急之賦不時之役日興月起星催火迫以致富益其富貧  
益其貧小民之生日以凋弊此當今賦役之不均者也臣又念  
收稅之法有自來矣稽諸歷代暑夏之貢暑商之助名雖代異



而實皆什一也恭惟我 聖朝上揆三代之制下視漢唐之規  
參酌古今以定貢法猶慮其未盡也每當西成踏驗災傷以減  
其稅德至渥也然其間弊未得盡祛民尚有怨咨者何哉夫有  
田然後有租有租然後有稅古今之通義也今則不然奉行官  
吏徒執文案田雖陳矣尚徵其稅是雖曰勸農之義富國之術  
其於愛民之仁取民之制固亦嫌矣蓋四民之中惟農最苦雖  
勤四體率歲無食况不耕之民乎土田瘠薄早乾失宜雖獲耕  
穫產沒稅存况陳田之稅乎彼使其田至於荒廢者豈有他哉  
力不足也又從而徵斂猥高期限峻刻以致老嫠寡婦買絲糶  
穀飲泣窮巷者無郡無之此當今收稅之失宜者也臣又念天  
生萬物所以供國需也任土作貢古有是典惟我盛朝在國之  
初其於方物使民自輸寬星火之催嚴代納之禁真天地父母  
之心而不忍人之政也然道途間關轉輸惟艱春來而淹夏秋  
至而迫冬往來之際不得無弊今我聖 上自在潛邸深閱斯  
弊及登寶位代納之法載諸大典其絮矩之心愛民之政可謂



增光于前烈矣然其代納之徒非權門勢室則必富商大賈僧  
焉而幹事者陵辱其守令鞭笞其胥吏俗焉而豪猾者攘奪之  
無厭繫累其無辜勒令之禁徒為文具所謂情願曾是不意於  
是利盡秋毫割民膏肉朝暮吏來而告曰官命促爾某貢之價  
督爾某貢之直期限疾於星火鞭撻甚於鈇趾小入其貨而大  
市其利者滔滔皆是此則代納一法為阱國中者也臣又念食  
者民之天財者民之心肆昔帝王制民之產阜民之財斂散有度  
費出有經稽之於周則有荒政十二稽之於漢則有常平義  
倉自古及今莫不有之恭惟盛朝遵古制設義倉以厚民生以  
養國脉阻飢者仰濟於官府耕稼者必賦於義倉法行百餘年  
間民無受弊國無失利可謂法之善者也今我 聖上做晦菴  
一時之規建東方百代之典盡廢義倉移置閭閻誦曰社倉將  
欲行之萬世而無弊臣不識所謂社長者果皆如朱文公乎彼  
無賴之徒積公庾之粟為己用之物不計後日之害徒咨目前  
之利方其散也以情意厚薄而多寡不均故因而農失其利者



有焉餓死溝壑者有焉及其斂也以強弱愛惡而勸懲殊科或以虛為盈或以無為有呀謂千倉萬箱反為紙上之虛數臣妄意以為穀粟者天下之命脉也不可委之於庸吏之手彼社倉為弊於民間姑置勿論脫有水旱相仍飢饉荐臻則臣不識以何者而賑乏乎迨其倉廩已匱民生已誤雖百誅其罪尚何及哉今萬口一談皆曰可罷民情可知也臣又念民為邦之本兵為國之衛在書曰本固邦寧在詩曰張皇六師古今為治不出此二者惟我盛朝慮戶口之不明憂人丁之或漏分遣大臣推刷靡遺戶數軍額視古百倍誠祖宗以來未有之善舉也然至以居草澤村野之事耳熟目飮自號牌軍籍之法一立奉行官吏過於剝削一刷南畝之民盡編行伍之籍或以女為男或以死為存父子奴主各定異役以致戶無餘丁家無餘口傭殘疾病亦不免軍臣不識所謂正兵者果皆有用之卒乎哀此窮獨買田為兵往來番上家產一空深耕易耨力不暇及由是托權門為之奴者相續逃四方為之僧者相續民間騷擾哀號籲



天國無敵寇邦本已困是豈聖上之本意也臣妄意以為兵不在多惟在於精率土之濱莫非殿下之民也則但慮夫生齒之不繁何慮夫戶籍之不明也荷戈執弓莫非殿下之師也則但慮夫兵勢之不精何慮夫軍額之不多也伏惟殿下留意焉臣又念萬物資始於乾元而資生於坤厚故乾坤不得無先後父母不得無輕重今我盛朝則天地陰陽之義立賤係從父之法意甚盛也臣聞父父子子而天下定矣臣妄意以為永遵此法則欲良其身者謂他人父而必不父其父欲良其子則謂他人夫而必不夫其夫於是奴主爭詰於公門官吏罔知其是非獄訟必由是而益煩綱常必由此而有累是果合天地祖宗之意乎彼獄訟之煩綱常之累雖不足慮大抵人情趨利而避害惡辱而喜榮則凡賤隸之徒孰不欲良其身良其子哉臣恐此法不革良賤相婚則凡公私之賤百計窺免疇昔之數歲減月損國家之弊終莫能救伏惟聖上留意焉臣又念出治之源雖本於德教而馭民之道必因乎法制今我盛朝凡民



之相與許與買賣之際許用白文俾無往來官府之弊法非不  
義制非不良然臣妄意以為自世道日降人心漸薄姦詐小民  
德不能化法不能威錐刀之末爭訟不休則凡今日作言造偽  
以累聖明之治者必階此法而興起一財主捐館衆宗族明白  
各造偽文兄弟相與鬪于墻親戚相與訟于官一口之奴數十  
人共爭一畝之田數十人共爭甲者曰自是乙者亦曰自是當  
是時苟非皋陶之明則聽訟決不得其正真偽決不得其詳於  
是有勢者必勝有財者必勝哀我小民怨莫得伸仁人君子所  
宜動念且古之訟者春而歸農號曰春分秋而對訟號曰秋分  
以是農不失時訟得其詳今者革歸農之典立親著之法遠方  
小民羸糧信宿弊實不貲若此之法臣恐不合於時宜也臣又  
念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箠楚之苦自古為慘肆昔帝  
王必慎刑獄今我 聖上施好生之德嚴枉刑之禁此大舜欽  
哉恤哉之意也然臣妄意以為彼官吏濫用鞭扑撲殺無辜  
其意已甚固可誅也若偶粘法緝情矜罪輕者固不可從法



論也臣竊觀自有枉刑之禁小民相與議曰我雖構罪官吏莫得而制也於是姦詐之徒恣行不義或犯罪惡以肆其欲者不可勝數雖然他不足道也至於寇賊其弊有甚在昔箠楚之下盜猶忍耐不盡其情況今坐談之餘立問之際孰有遽輸情狀以坐其罪乎彼盜也自知杖數有限官吏畏法相與堅匿期以自明及其得宥朝出獄中夕為盜謀胥篋幾擣殺人于貨無異昔日良民之怨曷有紀極皆曰初犯竊盜亦可斬也伏惟 聖上留意焉臣又念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故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下之事上猶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上下之分不可紊也告訐之風不可長也況我盛朝內有憲司糾正百官外有監司統察守令名分以明體統以嚴則雖不待小民之告訐而官有失職吏有觸法者自不逃於邦憲矣臣竊觀近年以來官吏少有過差其下吹毛求疵輒進告訴必至置於不測之罪然後快於其心由是守令不得不畏其民鄉大夫不得不畏其



吏以致威令不行國事多缺此豈非有累於聖明之治乎臣又  
念禮樂刑政必待聖人而後興焉故恭惟聖朝都喻吁咈講究法  
制措置之方可謂筭無遺策矣乃何近年以來孝悌道喪風俗  
漸薄科舉不明銓選不公士無廉恥女無貞節上下無分服色  
無章守令則專務已肥師長則苟延歲月民生日至於凋殘學  
校日至於放失加以成均學徒盡籍軍案守信恤養盡為職田  
其視古者必先鰥寡之仁崇儒重道之義固可嫌矣士卒為我  
爪牙而國之強弱以係則凡軍士祿俸遞兒改品授職固宜遵  
舊制也典章為國大命而民之生死以關則凡今日輔治之具  
御民之術固可踈法網也功高而賞或有高下則為善者必不  
勸罪一而罰或有輕重則為惡者必不懲伏惟 聖明留神焉  
臣既以時弊昧死以獻又為贅說再瀆 天威臣聞誇鳳凰之  
治不若賡勅天之歌誦鳧鷖之詩不若詠敬天之頌何者人君  
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  
為泰山危而為累卵成湯以六事自責而天應隨之周宣一測



身脩行而天災隨弭天心仁愛人君如此其至也則人君可不敬天為心乎伏願 聖上以敬天為志以恤民為心一語一默

一動一靜皆法於天知民為天民則不使一夫而不獲知官為天

官則無使小人而在位怒一形而與雷電同其威喜一形而與

春風同其和盛德光輝無非日月之照臨仁恩洋溢無非雨露

之涵濡則將見人事既修天應自至三韓之民盡歸於太平之

域矣 上覽之御書其尾曰汝之所言皆微諫引而不發必懼

予之惡聞耳我則不然常責不聞之咎切求忠讜之說驚汝奇

才恨我晚遇汝之所陳無一不中吾失者爾體此意益勉補闕

即以書示世子及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

具致寬上黨君韓明澮上洛君金礪左贊成金國光承旨等曰

希獻真奇才也予將大用且 命議其可行者以啓諸宰駁議

從父之法叔舟曰辛禍朝有議者曰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未

辨其母者天下所無若今行從父之法則公賤之欲良其子者

必冒稱某鄉吏某胥徒之子如此則不數年間公家之賤日減



今者良民既不可役賤人又從而漸少其弊不貲且從母者不  
係其母之姓氏但從母所役耳 上曰初立此法蓋欲為良民  
必多軍額日增耳若從母則終無可良之路乃何諸宰曰古有  
贖身之法此為良之路也 上即命凡賤人所係從母役許其  
父贖身為僧後所生皆屬公賤又議義倉社倉便否叔舟曰兼  
置兩倉為便 上從之又議軍籍之弊 上以問礪曰盲者病  
者亡命者何以並籍礪曰臣受任一道不得一一盡察故分授  
從事官從事官亦不能盡察責守令守令亦不能家至戶察責  
里正於是不盲病者或通里正以盲病申報真盲病者不賂川  
不以實報以致謬誤者亦或有之臣請以一二明之臣到一縣  
有一人自言青盲欲免軍臣熟視之其人偽若目光微眇者臣  
曰所謂青盲者若目光微眇乃目張而不見者也其退去俄而  
有從臣行者謂臣曰彼號青盲者詐也自語其類曰相公難欺洞  
見其偽事不成矣其人更請免臣使人撻其背而迫出之其人  
疾走出門無有礙者臣以是知其詐也彼真盲病者當初籍兵



之寺不知其並籍也後乃來告臣一一按之擇其真盲病者免之然其間豈無不及聞知而不以告者乎且亡命者例免軍籍則彼必爭先投竄故盡徧之且臣為慶尚道觀察使有壯者十餘人欲出徧牌臣曰汝於年齒已壯何至今不受牌耶對曰頃因戶籍而充軍額若出徧牌則恐未免為軍故逃散至此今聞軍籍已畢故敢來請耳此臣之所以不聽用亡命之報也命抄諸陳言中軍籍之弊為書以諭八道諸宰嘆曰我等亦夙患斯弊累進言而不見聽今希獻一布衣耳所言能悟上意非偶然也明澮嘆曰大丈夫遇知當世立一法祛一弊足矣今希獻所陳數事乃能一舉而盡行之乎希獻輕薄素少志節初因翰石拜職又嘗賂金國光求為部將至是上書其書乃友人洪自可李蓀等所共為赫專出其手故時論鄙之後拜戶曹佐郎○癸卯頭目尹泰金成詣闕各進段絹上御恩政殿引見使高靈君申叔舟語泰等曰曩予赴朝回還時太監使爾送我於新城鋪而千戶趙明家宴飲之事予未忘之今召同時赴朝之人



當與汝共飲極歡有頃設酌泰等曰此乃 殿下朝殿如我草  
木之微何敢陪宴固辭 上曰然則飲予一杯出外廳與昔日  
同我赴朝者終日從容歡飲可也遂呼泰等飲以酒泰等出  
上命叔舟及韓繼美梅佑李興德金有禮尹吉生等宴於賓廳○  
上御思政殿 召孝寧大君補及諸宗宰設酌謂李坡曰卿知宋  
希獻乎坡對曰臣知之 上曰卿知若此人村而不薦固有  
罪也坡扣頭謝 上謂李克墩曰卿之五兄弟俱以可用之才  
協力輔予予甚嘉之卿父仁孫真端士也今也則亡予甚惜之  
令進酒○甲辰咸吉北道觀察使馳啓曰六月初七日穩城僉  
節制使辛柱判官池達漢等將設烟臺整比軍馬而出兀狄哈  
七百餘騎渡鎮北於丁灘自灘上平直至南山麓連兵突入柱  
等以三百餘騎與戰從辰至申凡五合逐至龜巖峯灘賊四人  
中箭而死及渡江中箭溺死者又多獲馬二十五匹鞍子十部  
角弓三張骨箭一百二十三箇 上遣兵曹正郎洪侂賈諭書  
宣慰觀察使魚世恭節度使金嶠穩城節制使辛柱其諭世恭



嶠曰今聞穩城節制使辛柱能應變制敵特遣宣慰使勞之并  
慰焜等卿等與宣慰使及辛柱第其將士功勞錄啓驥勝而驕  
兵家所忌益謹隄備今雖稱為兀狄哈未必不為近境兀良哈  
此作焜等招致近居可信野人令推問作賊之人及根由以啓  
其諭柱曰今聞能應變制勝特遣宣慰使賜二表裏又賜都尉  
池達漢一表裏仍設宴勞之兼慰觀察使節度使其將士功勞  
與宣慰使節度使等第以啓一往一來乘其不備賊之常勢勿  
以戰勝或弛更加整勒待變以茂松君尹子雲為明使伴送使  
又遣宣慰使右贊成韓繼美于義州同知中樞府事洪應于安  
州同知事徐居正于平壤漢城府尹李石亨于黃州右議政朴  
元亨于開城府○乙巳姜玉至南原京邸見妹夫金得問病分  
禮賓寺設酌 上命都承旨權城賈宣醞慰之玉曰請啓 殿  
下加賜弓子城回啓御書曰館伴語曰請弓子已啓 殿下軍  
器頓不可用於上國人情之物而大人等請以私財造作故不  
得已許之且前累次相贈皆因事而表相知之意耳然亦非



例事也且前日所造之弓即是上等無復有別樣恐朝廷物議不敢從命○遣別宣慰使右副承旨成允文于平安道左承旨季克增于開城府○命免李孝忠付處○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領議政曹錫文右議政康純東原君咸禹致戶曹判書盧思慎兵曹參知柳子光等承命往榮福亭點漕船命右承旨魚世謙賚宣醞往賜之叔舟等捉魚數尾以進○命宦官李得守往司宰監義盈庫司圍暑繕工監搜視文書○淑善翁主安氏卒○丙午姜玉等往慕華館觀武人射分禮賓寺設宴命左承旨李克增賚宣醞魚肉往慰之上黨君韓明澮工曹判書南怡承命往參射侯諸人亦參宴兵曹佐郎金利貞承命禁雜人誤禁通事田成成執利貞衣領辱之及訴於輔曰兵曹郎官脫金同笠辱之輔大怒兵曹參知柳子光先詣闕以啓上令申叔舟書曰館伴答曰是必兵曹受殿下之命禁雜人者所為也兵曹郎官非我等所擅鞫問若啓殿下兵曹郎官與通事必被嚴鞫大獄將興金同亦必往



來盜證何以處之 殿下若知之用法嚴必不曲法不若勿喧  
○諭八道觀察使曰近日求言觀其所陳專是奉行者不究立  
法之意今具條例于後一或陳一州之內巨室挾勢慵懶之吏  
怵於威勢當役民之際議曰某戶某相奴也賦役不可以衆同  
於是十家賦役一家兼之富益富貧益貧日以凋弊役民之法  
累降諭書官吏尚且如此是豈予恤民之意耶監司統察一道  
何不檢舉以至如斯尚式不改當痛懲戒後一或陳革歸農之  
典立親著之法遠方小民羸粮信宿弊實不貸是官吏不知立  
法之意故也非徒歸農以至疾病雜故如不願立訟則具拜告  
官官則聽之既不立訟安有親著如是則有何弊乎一或陳代  
納之徒割民膏肉朝暮督價此亦官吏之罪也今後凡代納每  
當收稅之時預收其價別儲待納者持戶曹關文來乃給之又  
代納聽民情願之事而貪利之徒勒取情願者必多是必法異  
而人惡者也知定其不得已永永代納民實情願之物鄉速磨  
勘以啓一州縣常典外威劫愚民收稅者亦必有之今聞泇海



之民因魚鹽之利施尺寸之網於海邊則官吏輒收無法之稅  
愚民莫敢誰何無所控告故沿海之民不得為魚鹽之利以生者  
卿於沿海州縣戶曹案付外守令私收魚鹽之稅者具錄以聞  
不特此爾民間如此等弊必多有之卿親行訪問一一以聞○  
御思政殿領議政曹錫文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右議  
政康純戶曹判書盧思慎左贊成金國光東原君咸禹治及承  
旨兵曹叅知柳子光司憲執義李克墩八侍 傳旨曰雇工者  
非奴婢而貧窮寄活之人也實則良民法當錄於軍役者也昔  
者唐宗斂民丁十八以上盡著於軍之意也予特憐作保於呀  
寄之戶但著名而無呀勞役無事則遂其願有事則用其力豈  
非軍國制兵之大法歟不然則避役之徒皆萃於權家甘心作  
奴賦役不均弱丁莫支兵力虛踈矣議者徒聞軍籍之吏不能  
致詳或起怨咨而遽以新法為譴假曰皆為借而見點本戶僧  
無所容點實自損假曰准丁計田未可而國家本來之法假曰  
名存實無非法然也自兵曹監司節度使無一用心者苟焉度



日不使子成軍國之大政耳衣食於君共理天民安國保社之志何在予將大懲不用心者其各更勵急速通諭遂下旨于都摠府都摠府奉旨通諭曰軍政國家重事昇平日久軍籍不明生齒日繁而軍額日耗特遣大臣覈實改籍尚慮官吏昧於法意或致紛擾親定事目一一指授奉行之吏未悉其志使守令初不知法之文字使軍民不聞法之旨趣到處軒張憑官展威醉則輒罰左右困則累日廢公自以為得贏糧者空還以一事言之則正軍與奉足才不才顛倒者有之如是不副事目條件不可勝記有違人臣奉行之義兵曹節度使下及守令自今以後如有不用心常常檢舉隨弊隨改者以制書有違律論其中罪大者以軍法施行○司憲府大司憲梁誠之等上疏曰恭惟主上殿下頃因天戒下教救言思所以盡敬天勤民之道臣等待罪言官謹條上時弊伏惟 睿鑑財擇一代納之設本為有無相資公私適便所以順民情而濟國用也謹按大典民有求代納而酬價者聽官收給之違者杖一百價物沒官守令三



年不叙且視年之豐凶物有定價法非不義令非不嚴舉此而行固若無弊然守令者類為富商所俛權勢所制獨民情所願至如米豆草木之類民所易備而不願代者亦皆勒招文卷盡令代納收價之際官不收給致令代納之人橫行村落縱意收斂裸剝鞭笞無所不至罄室所有而猶不足焉則責及親隣以是大小嗷嗷赤身捫腹朝夕不保而獨商賈之徒豐衣美食坐享其利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其於殿下博施字民之意為何如也殿下臨御以來宵旰圖治無一事不在於民息命屢下而民不被實惠者得非代納之故耶若曰既問民情收價有法違者抵罪何弊之有則臣等以為芳餌之下魚不得避重利之下人不畏死愛重利者權豪也商賈也守令也愛民生惟殿下身而已孰有畏輕罪而捨重利能體殿下之仁心而善用法者乎臣等聞惡影而走不如處陰代納不平而欲其無弊難矣伏望永除代納之法以絕民弊一義倉社倉之設久矣然義倉至今行之而社倉或行或否豈非無弊者久存而有弊者難以



故邪蓋社倉散置村間委諸社長其散之也以已親踈恩怨為  
之多少而鰥寡孤獨或不與焉其歛之也自家收穫之餘力或  
不及同閭共井之輩令又不從今年未畢收明年又未畢收契  
卷空還而了無實積其守之也公家之粟視為已有任意出納  
或換易或私竊且人力不敷慢藏招盜歲月既久積致耗損終  
知力不能償則謀欲滅跡必將焚其庫廩曰盜火之也不然則  
提携逃散而後已沿邊之民脫有緩急皆入城守豈獨可以民  
命所繫置之村落以資盜賊哉若曰社倉有益於國無弊於民  
則近日全羅道及庫之時社倉之設虛耗不貲守之者多不能  
償此已然之明驗也臣等以為守令有官府之威有使令之足  
可以時其斂散固其守護而義倉實萬世不易之良法伏望復  
立義倉以慰民望一刑者聖人所不得已焉而最為用心者也書  
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傳曰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  
刑之或濫豈不戚乎肆我 殿下至德好生哀矜惻怛濫刑之  
禁著在令典而中外官吏不體 聖上欽恤之仁或因私憤或



因公事憑法枉濫無故死傷者間或有之 殿下所以重濫刑  
之禁雖赦不宥者豈非救時之弊而然耶臣等聞凡人臨百仞  
之淵側邊而行固有無恙者然而不試者恐其因此而隕墜也  
有司之於罪人亦然擬法用刑情可得矣而猶不敢者恐其因  
此而或失於濫也為公孰與為私愛法孰與愛身人人相戒以  
用刑為諱與其失於一咎以觸濫刑之禁寧縱釋不治甘受故  
出之罪緣此盜賊亦知其故雖露賊迹終不引咎懲惡網疎姦  
寇日熾白晝大都尚或竊發孤村僻巷誰憚而不為哉良民受  
害莫此為甚臣等以為彼因憤憑法或用木石金刃非理殘傷  
者依大典治之赦不原免其他盜賊訊問之時賊現情露而有  
司或失於笞杖者一從本律施行則有司當知議刑之不為已  
害而得以展布其心力矣盜賊之弭或由於斯伏望 殿下留  
意焉一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而難成易敗可不  
重歟聖人之治天下猶匠之構屋也礎以承柱柱以戴樑上下  
相持家可以矣上以使下下以奉上尊卑相承國乃安矣 殿



下矜恤無告洞開言路或探籌擊鼓或直詣陳訴使民得以自  
盡豈有含怨抱屈而不伸者乎然儉小之輩昧於大體常盼盼  
然伺其上覓疵求癘得一失則掉臂反目雖非已寃持以告訴  
以為受賞之資外而守令內而百執事視其下不啻如仇敵至  
於飲食言語尚且疑沮其能上令下從以濟事功哉雖所告是  
實已傷大體况誣罔矯詐以動搖者哉古人所以重其告訴豈  
欲其下情之壅也乃維持大體不使至於陵慢耳若奴告其主  
妻訴其夫父不信子凡不信弟風俗一敗不可復救矣彼官吏  
貪污虐民等事自有寃者訴之有司糾之何待他人之告訴哉  
伏願自今除自己寃抑外勿許告舉以安人心以敦風俗一我  
國家奴婢之法其來尚矣而士大夫倚以為生者也然相傳之  
際契券不明則爭訟所由起也是以設官分理凡欲傳係者必  
告官經署然後姦偽無所托焉夫田地人之命脉奴婢士之手  
足輕重相等不可偏廢律有稅契過割之文而用律乃今日之  
典則田地既稅契矣何獨於奴婢不然以開爭訟之端哉人競



為偽文以希萬一之幸強弱相訟則強者得之貴賤相爭則貴者勝之孰能抑強扶弱以伸冤抑哉勢將訴牒雲委是非混淆官吏執牘而心醉姦豪倚勢而聘謀豈小弊哉伏望奴婢之券亦依田地仍舊經官以杜姦偽以絕訟端一兵戎國之大事其器不可不利且多也 殿下居安思危思所以利兵器戒不虞加設貢弓大官數百小官數十歲以為常慮甚遠也然以數考之五六之家應貢一弓一弓所入必用數獸之筋而角尤為家家難得之物也守令舉案徵督急於星火民不能備代以布貨家抽戶歛尚不能償鞭撻隨之若民無他賦專以弓為貢則猶之可也彼租稅貢賦公私負債秋成所得什不償一又何暇備難備之弓以為每歲之常貢哉若曰貢物乃守令便宜所備不干於民則臣等以為守令所用者公廩也而無餘儲所使者吏卒也而有定數此外所須皆出民力况於弓乎朝廷以是責付守令一皆剝出於民其弊至於如此豈我 殿下立法之本意哉伏望特除此弊以除民瘼臣等竊謂求言非難聽其言為



難聽言非難行其言尤為難 殿下求言如渴至使間散亦得  
盡言孰肯有所懷而不之達乎所言非一事論弊非一端然其  
中必有異口而同談一事者古人有言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  
必有可行伏望 殿下俯察羣情國人皆曰弊也則必求其所  
以為弊國人皆曰可也則必求其所以為可然後可者行之其  
不可者去之將見弊祛而民安民安而心和心和而氣和氣和  
而形和形和而天地之氣亦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矣時執義  
李克塏奉進此疏 上御思政殿引見令克塏讀其疏而聽之  
至告訐條 上顧謂諸宰曰告訐之為非予豈不知第以為國  
有經有權近用權道冤抑得伸者頗多然非經以之計卿等第  
觀之今後誓不聽受也自羅係文妻尹氏泣訴待伸之後小民稍  
有缺望即攘臂自訴不勝紛紜 上亦厭之故特 從之○丁  
未有童子失母泣於途 命入內賜布衣一領及肉○以李克  
塏為禮曹參議李鐵堅訓練都正金砥司憲執義○戊申姜玉  
金輔往廣州致祭于鄭善墓玉等謂館伴尹子雲曰 殿下



極恤我輩已死者擇地厚葬幽明難報見鄭恒曰汝多受亡兄  
銀財送終之物今見塋墳石人標石三階之設皆是 殿下之  
恩汝則用何功力費何錢糧何不均分於鄭希與諸族恒曰恒已  
設齋於道場寺又施納於圓覺寺又分諸鄭希及諸族玉等不  
信言之再三還到濟川亭 上命都承旨權城高靈君申叔舟  
賚宣醞往慰之及還館 命左承旨李克增問安○司諫院大  
司諫芮承錫等上疏曰 主上殿下頃因雷震之變特降赦宥  
戒謹修省欲聞讜論令各封疏以陳時弊敬天恤民之誠至矣  
盡矣臣等承之言官尤切愧報臣等竊惟天人相與之際未易  
言也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先儒釋之曰陰氣散積陽在內者不  
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然則雷震之觸物乃適然之數非可惧  
之災也雖然以聖人敬天之怒之道不可謂適然而忽之也宜  
乎 殿下之側身惕厲也臣等以耳目所覩記略陳于後臣等  
聞將帥專制一方三軍司命其任匪輕吳起論將曰勇之於將  
乃數分之一耳此言不可不擇也 主上殿下遣將邊鄙之際



必以銓曹薦之大臣薦之凡薦舉者以為某也有勇智可以警服  
戎虜某也有才德可以鎮撫軍民取其所長而薦之為牧守薦之  
為節度使受節鉞專制閩外此誠古者推轂使之之意也今之為  
將者不體 聖上委任之意或托以親老或托以身疾就職數  
月辭狀輒至甚者降批之日因緣托故在家窺免而腰金頂玉  
自若安知厥心以為終免此職已陞之職例不可奪預為辭免  
之謀哉國家以為親老而辭職身疾而辭職例事也不即舉覈  
從而改授是豈國家重邊圉擇帥臣之意乎是豈人臣國耳忘家  
委質為臣之義乎而况兩界尤為受敵之要衝北虜跳梁邊塵  
屢起更代之間將卒異勢守禦虛疎則成敗安危在於倉卒誠  
可慮也不特邊將然也京外之官亦多類此或地遠或事劇則  
托故窺避謀欲遞遷不無猥濫之弊伏願自今以後嚴立條章  
除授之後不即就任者未滿箇朔托故不實者還收成命又正  
其罪如有邊鄙有事而才堪將帥者則不必以親故而遞避也  
臣等又聞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言上下之間情志



不通也。殿下慮壅蔽之患，置匭受告，使下情畢達。農夫樵人皆得名見，非但自盡其冤，抑盜賊羣聚官吏不法，亦因此而發。摘告者或不次除官，或厚賜賞資，無實者置而不問。間有姦猾之徒，非期望厚賞，則必酬復宿嫌，構成罪辜，並致犴獄情涉，疑似辭相連逮者，莫不窮捕囚械，有司聽言考案，無有支節眩惑。是非莫知，端倪或有無實之人，枷鎖箠楚，遷延歲月，是快奸人之情，而中姦人之術也。遂使通言之法，反為網羅之具。非細故也。臣等謂古有造言之刑，律有反坐之文。今後告言者，並囚推覈，言而有實者，賞之；無實者，反坐以明賞罰之典。以杜誣告之風。臣等又聞學校人才之所關，而風化之本源也。古之聖人莫不重焉。雖以漢唐之君，如明帝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而圍橋門，觀聽者以億萬計。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信乎學校之興替世道之升降，政治之美惡，隨之矣。我朝自開基以後，建國立師，敦尚文教。殿下即位之初，數幸成均，親策制科，特建九齋之法。凡大學之士，講問升黜，以次而至于五經，俾無躡等之弊。



茲法之立不亦善乎奈何法立未久而尋復廢耶方今士習不古志無定向盡棄其學而專事媒進非有資蔭競趨旁蹊必求諸華職世彌輸石通贊唱經主簿者亦其一也學校由是而虛踈人才日至於污下噫可歎也且鄉校生徒定其額數數外儒生悉錄軍籍是國家之待人才也有限人才豈可定額而待之哉伏願毋定儒生之額申明九齋之法擇明經行修者為之師遂使讀書之士率意赴學僥倖路絕則學校興而人才輩出矣臣等又聞諸邑鄉吏世執操縱之權雖在守令之前尚肆姦猾之謀若以徵斂之故委諸其手是猶縱虎羊園雖欲勿噬得乎今也任內郡縣古號既革而其吏猶存稱為縣司而帶印施令主邑守令懶於親理以一縣之氓委一吏之手租賦徭役悉出其人斜科橫斂罔有紀極浚民膏血以充主邑之經費主邑以為能吏而寵任之專制一邑無所忌憚瘠公肥私貽害生靈因循之弊至於此極伏願自今以後任內鄉吏彌為上戶長權任屬縣者一皆禁革以除積年之弊臣等又聞爵位國家之公器



而人主之大柄所當謹惜也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知官爵不可濫加於非人也我朝立循資行守之法必待積勞然後陞資遞遷雖一資半級未嘗輕以予人也近年以來屢降恩澤之命因此驟進之徒爭相希望僥倖成風一有慶瑞之事則必曰賜爵百官也一有別辦之事則必曰加職從官也預為期待其中資窮之人應受之資自願代加并加於姻婭之年少奔競之風自此而起代加之際其弊非一口尚乳臭而坐致高秩不識事務而使宰百里貽弊於民者有焉一人請於數人一年之內累加數資者有焉不即代加以待于請數年之後濫及非分者有焉遂使殿下待賢之公器反為自己施恩之具其流之弊可勝言哉伏願自今以後代加之法嚴立其限一年之內毋得疊受以防猥濫之弊○命罷置匭受密封及探籌之法先是置匭于闕內及城門人有訴寃者輒錄狀投之且欲親訴寃者執籌以啓上親問之○己酉都承旨權城啓曰昨者姜玉等語臣曰都監官及通事早進暮退未得脫衣于今四閱月思報無



由殿下既恤我等請各陞一級俾我等留名○命名戶曹判書盧思慎右承旨魚世謙等入交泰殿以司諫院疏示之曰近日求言而多得忠讜之說又因而略見人才誠善舉也雖有過言何責之乎責之則言路閉塞不可也然有輕薄姦詐關係風俗之言則不可嘿然不禁今見諫院之疏語頗不遜欲問之何如對曰此書多悖逆之言須推鞠加罪遂御思政殿當直諫將承旨史官等入侍悉召諫官問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若上下否隔則下情不得上達然下之所言不計前後是非徒誇妄說以惑人聽如或問其所以則終皆語塞而無以為對是豈可乎仍歷舉疏中語問之曰此言誰之言耶此言誰之言耶至輸石通贊唱經至簿之語司諫朴安性啓曰此則為承錫崔漢公之言也其他語則諸僚共議而臣實草之上曰爾等貌與言異言與文異欲以虛辭邀其名勅慢無禮君臣之義果如是乎又問曰輸石唱經之語承錫漢公誰先發耶安性對曰先後則臣實忘之上曰予以汝為有用



之才將欲大用昨日之事何托以忘之而不以直告乎又問承  
錫曰汝聞於何人耶對曰臣於乙酉年為文科漢城試試官時  
舉子等對策中多有之故臣言之他無所聞 上曰其儒誰耶  
對曰年久忘之問漢公曰汝聞於何人耶漢公倉皇失措未得  
的知何人 命校尉縛致庭中將杖之漢公曰臣無所聞但臣  
弟有輸石而拜通贊者故知之 上譏之曰舉其弟事對之何  
其正大矣問曹幹曰予以汝為穎悟再除宣傳官亦使於軍務  
大事予以待汝之意汝其不知耶前日賜經汝必不讀汝內則  
面從而唯唯外則稱程朱弟子而非我汝之所為如見肺肝前  
日毋岳閱陣之日汝不審聽予言而惟金國光之言是聽汝罪  
當死予姑赦之汝今又如是不乎願謂安性曰汝朴政丞子非他  
人比也亦何為此事乎予欲罪之見政丞釋之又謂左右曰承  
錫本愚戇人也幹則詐曲無狀唱之者必幹與漢公也遂下二  
人于獄 傳旨義禁府曰求言者求忠直之言非求詐曲之說  
也諫院之疏多有隱說不明之辭其逐條推鞠以啓○傳旨司



憲府曰分禮賓寺當該官吏擅發文字取支供明使魚物于司  
宰監油蜜于義盈庫司宰監義盈庫當該官吏亦只憑分禮賓  
寺文字支納禮曹當該郎官擅促司園暑供生薑繕工監供炭  
繕工監司園暑當該官吏只聽禮曹之令支納其並推鞫以啓  
○庚戌御思政殿設酌引見琉球國王弟閔意使送古都老  
而難洒毛等五人令古都老而難洒毛進酒謂曰汝等跋涉遠  
道辛勤來朝即欲召見明使適來時方多事予亦違和未得見  
耳對曰 殿下之言至此感惧悉深 上曰汝等之來誰使之  
耶對曰國王之弟閔意謂我等曰朝鮮有生佛觀音現像舍利  
分身天雨四花甘露須陀味之異心欲往拜以邀在一隅未敢  
是以遣我等 上曰汝等亦知須陀味乎對曰但聞名耳 上  
曰汝等欲見乎對曰欲見 命進前出須陀味賜之古都老而  
難洒毛等受而嘗曰我等平生所未見而今得嘗之因進香數  
兩硯滴一枚扇子二把 上令高靈君申叔舟言曰欲與汝等  
終日飲酒汝等與我對坐於心未安故賜酒與肉汝宜就館自



飲既出 上仍與侍宴宗宰飲懼出司諫院疏通示之書傳旨  
曰賣君為利已之奇貨貨主為活計之腴場其弊因訕上成悖  
慢之風治亂自有運非愚暗之主所能獨濟是故不敢有言於  
士論坐視僅保而已其赦諫院等復其任宗宰啓曰諫負等其  
罪可殺獨河東君鄭麟趾啓曰諫官不可殺 上稱美曰真所  
謂老猫之窺鼠也命義禁府并釋之只令罷職唯崔漢公收告  
身○傳旨兵曹曰外方所造弓矢今因新定未及備材且官吏  
等不曉立法本意徒致騷擾貽弊民間其限來年弓則減半矢  
則減三分之一造作且正兵內曾經朝官六品以上者只令宿  
衛如把門行巡一應雜務並除之○辛亥上黨君韓明澮綾城  
君具致寬南陽君洪達孫領議政曹錫文右議政康純左贊成  
金國光右叅贊尹弼商等會賓廳將請司諫院官吏罪傳于承  
政院曰諫官並皆復職明澮等聞命啓曰臣等昨日於思政殿  
蒙賜見司諫院疏以為將加大罪 殿下原之只命罷黜俄而  
復職臣等以為雖不加罪鞫問然後放之為便 上不允曰此



輦皆迷惑愚昧人也若加罪責當置大典如其小譴莫如不責致寬等復啓曰縱不加罪請勿復職 上曰此輦子欲教而用

之者也今若棄之則以不復用故命還就職○姜玉金輔往見

入朝女氏族親西原君韓繼美及司直車孝輔于其家至西城

君韓致仁家 命右副承旨尹繼謙賫宣醞往慰之時者乙山

君今上於簾內坐觀之輔謂致仁曰呼兒子來致仁令二子

見輔曰彼簾內好的何人也致仁答以實玉等曰欲奉謁難於行

禮未敢也○壬子 上與中宮幸臨瀛大君璆避居處賜鞍具

馬一匹○癸丑館伴遣人啓曰金同將以來日娶金得夫之女

前此得夫欲以姜繼叔為女婿國家不聽今又欲潛妻金同止

之何如 上曰若不知者待明使去後當治其罪非徒此人治

罪者固多遂 傳于承政院曰犯罪通事等待明使還乃罪之

○乙卯太監鄭善養子頭目鄭賢鄭海等詣闕謝厚葬各進白

繭絲六斤 上御思政殿引見命左承旨李克增饋于賓廳六

曹錢姜玉等于大平館○貞全者益寧君移妾女也淑善翁主



以為移所生辨之久而未明至是命論以移子附璿源錄○  
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慶尚道觀察使曰安東府舊刊東坡大全  
文集可印十件以送○丙辰都承旨權瑊問安于姜玉等金輔  
語瑊曰凡人有恩者報之以恩有怨者報之以怨長湍郡守李  
慎孝乃鄉貫守令醫負鄭自周視母疾凡四閱月報恩無由願  
須啓殿下加慎孝職復自周家又曰造弓監役官等數月勤  
苦請啓殿下加職○遣都承旨權瑊賫黑麻布二千匹白苧  
布五百匹贈姜玉黑麻布一千六百五十五匹白苧布五百匹贈  
金輔玉扣頭謝曰進薄物而受厚賜是沽貨也○漂流唐人鎖  
慶等四十三人來命禮曹館于北平館○吏曹啓曰吏科出  
身牒舊例一等架閣庫丞同正二等副丞同正三等錄事同正  
稱號成牒給之今革架閣庫仍稱虛號不可請用白牌稱奉教  
具官某吏科某等第幾人出身從之○姜玉回奉物目內黑  
麻布二千匹誤書三千玉受布數之與物目相違玉語館伴以  
啓高靈君申叔舟都承旨權瑊等具辭以啓且待罪傳曰是



賊自失也宜自往謝城即詣大平館謝之以私回奉麻布六匹  
捐扇十四把贈玉又以麻布十一匹贈金輔又以 上命贈玉  
鑽子玉璽布八十八匹頭目金成四十四匹鄭賢十匹尹泰四  
十匹鄭海十匹皆進上回奉也○召綾城君具致寬戶曹判書  
盧思慎吏曹判書成任承旨等入康寧殿議事設酌以書示館  
伴使言於姜玉等曰分禮賓寺官負錄事及通事監造弓箭官  
長湍郡守加職事鄭自周復戶事已命有司施行時玉等請爵  
分禮賓寺官吏 上難之玉等固請命以軍資正金順命訓練  
僉正權健者揔府鎮撫權引長湍郡守李慎孝並授堂上官餘  
各加資自後凡資窮者必援引此例希望堂上官者益衆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十六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七

秋七月戊午朔遣注書朴孝元賫綿布單直身麻布帖裏布禪笠子油籠繩鞋各四十三件往北平館分賜鎖慶等四十三人鎖慶等扣頭謝曰 殿下恩德不可盡言 上御思政殿孝寧大君補等宗親宰樞承旨等入侍設酌引見鎖慶等鎖慶等將拜 命上黨君韓明澮 傳曰雨下可勿拜 命坐月廊令明澮語鎖慶曰海洋萬里遭風艱苦鎖慶對曰專賴 殿下之恩生到于此問鎖慶曰汝等同舩者幾人溺死者幾人間汝等一時又有一船過去是何等人也鎖慶對曰我等五十二人同舟而來溺死者九人又十二舩同時而發中路遭風不知去向 上曰汝往者來歸今者又來予深憐之與汝再來者幾人鎖慶對曰五人 命皆上殿謂曰鎖慶則予固識之他則未省汝等豈不能記我乎鎖慶對曰今日伏覩 天顏曷勝欣幸 上曰今日見我明日謁明使鎖慶曰惟命 上曰今日欲與汝等久坐飲酒病署不敢令鎖慶進酒鎖慶曰前日厚蒙 聖恩得還本土



朝暮焚香祝壽 上曰汝前日還本土汝家人無乃以汝為死乎鎖慶對曰誠如 殿下之言前日我輩之歸家人以為已死適他者數十人况今遭風日月愈久以我為死必矣 上曰汝言是予與汝再逢飲酒非偶然也鎖慶對曰前後蒙恩深重車不能載斗不能量但回去本土祝聖壽而已 上曰我欲汝等久留適明使回還東八站再發護送軍為難故不獲已速速好去鎖慶等辭出 命於勤政殿南廡饋之○茂長縣監李守柔上書曰今髡首之徒恃國家之寵放縱自恣無所不至或為農於南畝或帶妻於閭里或稱緣化而實為妻子之養或稱訴訟而實為贈賄之人或又緣化者稱某大君之事而抑徵同類爭訟者稱某族類之事而脅責官吏如此之輩乃僧名盜行而避軍役者也彼為官吏者既畏國家之法又懼姦僧之訴莫敢誰何斂衽縮手徒為浩嘆乞自今如此僧徒俱許申聞令還俗籍以充軍額 上以書示孝寧大君補曰前既下令僧人帶妻者充軍而守柔不察法意妄陳其弊安能治民乎殊甚庸愚可令



罷黜○已未鎖慶等往大平館謁明使明使問其漂流根由及  
道上館待等事答曰官人及通事押來每處厚饋昨日詣王府  
殿下親見饋之賜衣服笠鞋等物明使曰 殿下之恩汝等難  
報答曰正是明使謂館伴曰此輩與我等同時而發則東八站  
路上不必別遣護送軍○命吏曹禮賓寺正鄭忱軍資寺正金  
順命訓練院僉正權佺義禁府鎮撫權引長湍郡守李慎孝並  
陞堂上官尚衣院僉正文修德軍器寺僉正趙增司譯院僉正  
金由敬判官金繼朴吏曹正郎金益齡忠勳府都事金嗣源副  
護軍申沚前司議金軻前都事尹起璠別提李之善河仲浩各  
陞一階從明使請也○庚申鄭忱等詣闕謝 恩又詣明使致  
謝明使喜曰 殿下憐恤我等特霈 恩澤至此○先行頭目  
尹泰王璽等九人辭 命右承旨魚世謙於朝啓廳饋之賜毛  
冠耳掩紬襖子苧麻布等物○承政院啓以李陽祚家贈姜玉  
康孝文家贈金輔令館伴說與玉輔玉輔喜謝○持平崔敬止  
將本府議啓曰分禮賓寺官吏及長湍郡守或陞資或拜堂上



官臣等以為一資半級不可濫施况堂上官乎 上曰汝言良是然此輩皆後日有用之才故並授之但五人一時陞授子亦以為不便然不得已耳敬止更啓曰以禮賓官支待明使以守令承命治明使之第皆其職分殊赫顯顯功勞驟拜堂上官累至五人脫有入朝宦官奉使者多而如此不已則恐遂成格例而支待官吏亦且希望陰囑其所啓請未必出於明使之意爵賞之施從此而濫末流之弊不可不慮今明使父母族親撫以厚意加以爵秩 上見深重豈以不從此請為嫌耶特以朝夕所見之輩不堪人情而請之雖不聽決不憾矣○辛酉頭日姜亮陳恕尹泰李祥嚴宗王璽金雄胡清吳寔李宣李通等先行禮賓寺設宴於薰華館分禮賓寺官尹起璠往饋之姜玉行裝九十一櫃四十一馱韃狗十九 金輔行裝五十櫃二十六馱韃狗二十行副護軍權引領去○姜王金輔往見所賜家分禮賓寺設宴遣左副承旨尹繼謙于王家同副承旨韓繼純于輔家各賚宣醞往慰之玉語繼謙曰既給公州大家又賜如此好家



殿下恩德一口難盡又書姪姜繼叔金南金內隱同及朴思蕃等名付繼謙曰繼叔家舍奴婢足矣然祿薄則何以自守乞啓加職金南金內隱同等授職俾免軍役思蕃吾幼時同寺讀書者也乞并授職又請繼叔家中什物輔見繼純喜謝曰殿下賜酒何不劇飲極歡而罷○琉球國使送古都老而難洒毛等辭命饋于朝啓廳以兵曹參知柳子光為護送官命子光仍往三浦觀倭船造作之狀子光啓曰臣願行到全羅道南原觀藝命承政院馳書令賜宴○掌令鄭侂將本府議啓曰分禮賓寺官吏資窮拜堂上官者多因此成例則八朝宦官出來者其請無窮上曰汝言雖是勢有所不得已也○壬戌上不豫高靈君甲叔舟等問安○命宦官申雲贊文魚六十尾乾雉一百首烏賊魚一千二百尾乾廣魚一百四十尾乾全鰻魚一百束昆布八十束獐二口胡桃十斗松子十斗分贈于姜王金輔○傳旨吏兵曹曰還給申允範李演金孟節金智童韓致元沈安禮鄭傳柳浚奇允哲孫沔等告身隨闕叙用○癸亥上



不豫○行秋享大祭以膾肉進 命召議政府忠勲府堂上諸  
功臣及潛邸侍同赴朝人等 傳曰近日予甚違和今乃稍愈  
欲見卿等故召之然予非飲酒日故未得引見須極歡令密城  
君琛來順君溥龜城君浚饋之○以尹子雲為茂松君金磧上  
洛君蕪蕪禁府判事孫舜孝司憲府掌令○戶曹判書盧思慎  
啓曰本曹事劇請減工曹郎官二員移差本曹 從之○甲子禮  
曹啓鎖慶等解送事 上令館伴言于明使曰去春兩大人之來  
解送唐人等轉付遼東都司以送今來鎖慶等亦付都司入送  
乎抑別定押解官以送乎願聞指揮明使曰去春解送唐人則  
數少今鎖慶等其數多宜別遣押解以送○以刑曹參判李皎  
然為耆司宣慰使○乙丑 命宦官申雲賫燒酒四十瓶鹿尾  
四百箇乾獐二十口乾雉四百首乾大口魚二百尾片脯四百  
箇海菜八十束海衣四百貼乾大蝦二百束昆布一百束乾文  
魚二百尾松子二十斗香蕈二十斗分贈于姜玉金輔玉曰既  
賜京外家舍及奴婢土田又餽遺稠疊 殿下厚恩報答無由



乃以大紅織金蟒龍膝襪一匹鶯哥綠界地纏枝寶相花一匹  
白倭絹一匹白細三稜綿布二匹黑研香一罐金珀一串紫檀  
香一串進上命以黑細麻布七十匹回贈輔曰既賜家舍奴婢  
土田又陞分禮賓寺官負等職即欲令頭目進謝且欲進上表  
誠恐煩瀆不敢請○賜宣醞于承政院○鎖慶等二十三人辭  
命饋于勤政殿南廡各賜黑麻布二匹袂直身襦帖裏布禪各  
一○丙寅姜玉金輔往見金淡 賜淡清酒五瓶大口魚十口  
魚十尾脯三束醢二缸令分禮賓寺設酌次往尹吉生家 命  
都承旨權城賚宣醞十瓶脯十束大口魚十五尾醢二缸鹿一  
口往慰之○諭咸吉北道觀察使魚世恭節度使金嶠曰穩城  
之事雖非挫威而在野人情狀則非恭順也或是兀良哈作賊  
詐稱兀狄哈或是招引兀狄哈或是兀良哈自為之或是兀狄  
哈然其罪咎專在兀良哈何也兀良哈之罪則有四不先報聲  
一也來屯江北二也本與兀狄哈有隙而無敢誰何其狀秘詭  
三也事變之後無一人來告者無一人來發明者四也卿等不



可純守柔弱使敵操縱宜招兀良哈居近境者語曰近日作賊  
汝等雖指為兀狄哈實汝等所為也汝若發明則當拿縛魁首  
而來若力不足則來告其名不然則將有後悔矣此非吾言上  
之命也其知之於是接之甚薄戢其威靈若兀狄哈來則語曰  
近日穩城作賊是必兀良哈所為故上已命推兀良哈汝等無  
與焉汝等可聞見兀良哈之作賊者來告吾具悉以聞如是開  
說不露形跡接待如舊使兀良哈恐懼兀狄哈安心益謹隄備  
○丁卯 命宦官申雲賈海菜四百束乾水魚一百尾石首魚  
一百束乾廣魚一百四十尾黃魚醢石首魚卵醢芒魚卵醢松  
魚醢各二缸分贈于姜王金輔○命都承旨權城以進獻香簞  
石管塔士麻裂乾鱈魚昆布各一櫃乾八帶魚四櫃大脯乾烏鱧  
魚全乾鱈魚各二櫃玉鼻淡黃細狗玉鼻淡黑細狗各一隻淡  
黃細狗二隻白細狗三隻付姜王金輔玉輔一一審視皆自封  
裹輔謂城曰每事厚蒙 殿下息德久未開口今願父純福兄  
金同表叔姜末生陞職請啓 殿下城以啓 命皆超資○金



輔詣父母家告歸 命右承旨魚世謙賚宣醞魚肉往慰之輔  
謝曰每遣近臣慰宴 殿下恩德感戴罔極仍贈世謙及館伴  
尹子雲鴉青段子各一匹世謙等辭之輔強之不得已乃受姜  
玉往姜繼叔家見繼叔妻及父母留別 命左承旨李克增賚  
宣醞魚肉往慰玉北面扣頭而受○姜玉請土豹皮銅鍋紫紬  
髮鬕鎖子甲紬紙蓋張 命以土豹皮二張銅鍋四事紫紬六  
匹髮鬕一百箇油紙蓋張二部分贈玉及金輔語之曰鎖子甲  
係是軍器不可用於人情恐朝廷物議不敢從○上命世子字  
曰明照取易繼明照于四方之義也○戊辰 韋太平館姜玉  
金輔出中門外迎入請 殿下南向立欲行謝禮 上辭之王  
輔扣頭謝曰既賜家舍弓箭又爵親屬感喜之至糜粉難報  
上曰何謝之有敬朝廷不敢不爾王輔請 殿下坐上令通事  
金由敬語王輔曰予近日食傷恐未相會今日小愈故來見王  
輔曰我奴僕等十分憂之猶恐動勞 聖體上又使通事金自  
海語王輔曰進獻物目單本押印乎否何以為之王輔曰倘用



寶則當書 殿下之諱不可用寶 上曰大人之言是又令館  
伴朴元亨語王輔曰今日乃錢慰之日當與兩大人醉懽然予  
尚稍未寧但奉一爵使世子代之王輔曰惟命 上既出王輔  
祇送 上曰進獻狗兒非預備之物近日旁求但得七隻恐未  
盡善遂還宮 命都承旨權斌以黑細麻布三十匹白細苧布  
二十四匹黑細麻布圓領二領白細苧布帖裏四領鴉青段子貂  
皮虛冑二領鴉青段子貂皮耳掩二貂冠二頂大紅段子貂皮  
護膝二部鹿皮靴二雙豹皮心兒水獺皮邊鹿皮阿多介二石  
燈盞四事貂皮一百二十領狐皮八十領彩花席十六張表紙  
八卷人參四十觔分贈于王輔又贈頭目各黑麻布白苧布各  
一匹草綠襦帖裏一領青鼠皮冠一頂耳掩一〇已巳 召河  
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寧  
坊君崔恒戶曹判書盧思慎吏曹判書成任行護軍丘從直大  
司成金禮蒙工曹叅判鄭自英及成均館藝文館春秋館弘文  
館侍講院諸文臣會思政殿月廊令永順君溥 傳曰武班則



累賜酒肉文臣則久未接見故今日特置酒須極歡且予得好  
的青州從事薦之久矣汝等可飲乎遂分賜飲之乃琉球國所  
進天竺酒也其味苦烈人未易飲又傳曰近因明使支待事  
劇久廢講論明使司還則予當與講論持平崔敬止啓曰卑資  
監正李崇元訓鍊僉正李有仁刑曹正郎安友參宗廟署令李  
石堅晉州判官盧昫等皆秩未滿而適遷且有仁本曹郎官秩  
之未滿祿不知也並皆遷轉請劾吏曹官吏命承傳宦官安  
仲敬問於任任對曰諸司呈箇滿狀于本曹本曹據此適遷不  
更點檢臣之罪也請待罪傳曰諸司自呈箇滿狀卿有何咎  
其勿避嫌任又啓不容本曹郎官箇未滿而適遷臣尤有罪  
傳曰自有考功計官勿嫌傳于敬止曰嘉汝審劾其劾之○  
庚午 幸慕華館餞姜玉金輔玉等請殿卜南向坐 上辭  
之玉等再拜扣頭 上答拜遂東西對坐令館伴朴元亨語玉  
等曰暑月多日受苦支待諸事恨不如意且諸族親予欲授高  
爵恐駭見聞未敢徐嘗陞授後必知之但念今日相別實增悽



悲輔曰我族親除職事有何打緊願為勿慮玉曰 殿下之恩如天罔極今日分離豈不愴然 上以單杯行酒曰體猶不平

不可以飲故未完杯世子行酒玉等欲行回杯 上曰今日分

岐何迫促乃爾雖不飲請姑留成禮玉等曰我等行路之人且

恐 殿下久坐勞神 上使高靈君申叔舟語玉等曰本國宜

相赴京之日亦飲餞泥醉不知碧蹄之路况大人非本國宰相

比也只如此奉別恐涉薄送玉等曰我等奴僕更無孝順禮當

從命遂還坐 上使月山君婷 者乙山諱今上 見玉等永順君

溥龜城若浚以次行酒 命以織毛鞞蓑衣弓箭家弓箭帽

油紙席各二部毛鞭二柄分贈之玉等感受 上手執大刀二

把分贈玉等曰東八站路如遇野人將此斬之玉等曰惟命 上

又 命館伴尹子雲以小膳賜頭目等玉等回杯臨別 上語玉等

曰征建州之事既有 帝命實我臣職當為 帝特厚賞倍深

惶恐須將此意轉達朝廷玉等答曰征建州實是 皇帝洪福

殿下忠誠所致緣此慶事我等得到本國深蒙 殿下之恩



不然何以得來耳彼建州之賊乍朝乍叛 皇帝深欲勦絕  
殿下若能滅之無遺育則 皇帝尤喜 上答曰擅伐誠所不  
敢但彼來犯我禦之而已若夫殲滅固難必也然自今已有自  
滅之漸玉等曰他日朝廷若舉兵擊西則彼必向東及其時而  
擊走之則彼當殲滅矣 上曰雖有擊西之舉彼何敢奔我乎  
玉等再拜辭別 上曰言無盡意無窮玉等但叩頭飲泣而  
玉等就世子前再拜又就宗親及議政府六曹班行各行再拜  
○至三品以下行揖而去至洪濟院分禮賓設宴玉等曰傷別  
之至不敢更飲因悲泣不就坐而去○差司譯院正黃中管押  
漂流登州衛旗軍鎖慶等四十三名被擄逃來遼東人丁牙升哥  
解赴遼東○壬申 御思政殿召諸將設酌 上曰自衛將至  
宣傳官有能講黃石公者乎宣傳官李義亨請講 上親問  
數語○賜詳定所酒肉○召上洛君金礦左贊成金國光戶曹判  
書盧思慎工曹判書南怡及諸宗親入內設酌談論或講兵書  
或語治戎方略怡啓臣自少志在平虜近者偏蒙 上德圖報



無由只願掃清戎醜頃聞北邊稍擾臣夜不安寢思欲按劍一擊 上曰戎狄為患何代無之雖在唐虞亦有苗民但武備得

宜耳卿曩議置鎮予則以為不如謹守其舊怡又啓若奉 聖

筭得二十萬衆可以橫行天下 上曰卿言太過磧啓曰義禁

府堂上官更日直宿退食於家故事多淹滯請賜宣飯 上曰

堂上官夜直初為重囚特設迨今不罷是承政院不啓之過也

即命罷之○甲戌以龜城君浚為領議政金磧右議政曹錫文

昌寧君兼戶曹判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康純山陽君兼五衛

都摠管成禹治兼義禁府判事鄭毅正憲中樞府同知事南怡

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許琮兼司僕將浚臨瀛大君璆之子也

為人沈靜器宇老成又善射 上深器之置諸左右與水順君

溥朝夕啓稟 上每稱之曰文水武龜及李施愛作亂 命浚

為大將討之浚果有功自是眷遇日隆至是特授領議政璆聞

之訥闕啓曰浚愚少不宜居首相請收成命不允因與設酌○

丙子 上不豫趣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寔上黨君韓



明澮寧城君崔恒延城君朴元亨昌寧君曹錫文右議政金碩  
等議將傳位于世子叔舟等固爭乃止 命禱于 社稷宗廟  
名山大川靈異之處 命世子坐思政殿月廊與叔舟等議定  
庶事軍國大事則啓稟永順君溥龜城君浚亦與焉○平安中  
道節度道李克培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臣敬奉前降 諭書  
謝恩使金良瓚迎逢軍一千名據三道屬邑多少分定中道八  
百二十名東道八十名西道一百名東西道節度使等皆以無  
下諭不即調發 命下兵曹議之即命承政院馳書于東西道  
節度使曰曾下諭書凡軍務等事三道合為一體不計自他今  
謝恩使金良瓚迎逢軍一千名中道節度使李克培以三道屬  
邑分定而不即抄發甚為不可自今迎送軍三道通議各以屬  
邑多少量宜調發并諭克培○丁丑 上不豫諸宗宰問安世  
子與諸宰論放徒流付處安置緣坐人等○傳旨刑曹曰自七  
月二十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毆罵祖父母  
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盜



及官吏枉刑中殺人者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一皆

效赦○戊寅 上不豫諸宗宰問安 上疾少間或起坐 命

促決淹滯公事○傳旨吏兵曹還給張孝治朴淵金麗生申延

壽張瑞李箴崔汝貞洪剛徐貞壽孟得美崔漢臣玄得利金從

直金之慶李鳳孫尹惠鄭承中尹孝仁金積福崔得孫崔孝江

金德中金山金智李欣敬尹萬山朴得萬李春崔思德郭春雨

崔濕朴有良崔山兩李永守文得山余萬民奉綬柳淵金水生

金崇孝都繼良安壽社王宗仁等告身○命刑曹司憲府放徒

役者金從直崔寶文崔義諾池元朴哲石金莫介成王堅魏加

叱同張化上裴每邑金金求右金桂生金自守崔尚明金山李

殷山金遇南夫貴金生金自楊車化主高純成充軍者省字朴

瑾朴種康邊對文李紹宗李玉山徐克終韓自亨官奴定屬者

卞居仁金繼童朴亨地官奴承屬者崔清江李擇今音達驛吏

定屬者德厚仲禮源人楊雪敬李季男徙居人佛萬安置人松

鶴妻及明敏婢小恭及孔仁敬尹泳趙禮宗朴萃李至蔡致義



李公麟朴長胤鄭承敬外方從使人趙頓一等又命安置人  
崔孟漢崔季漢流人尹克昌等從願移置玄風官奴永屬金秋  
從願移定○己卯上不豫蓬原君鄭昌孫河東君鄭麟趾高  
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寧城君崔恒中樞府領事沈倉仁  
山君洪允成昌寧君曹錫文南陽君洪達孫山陽君康純延城  
君朴元亨右議政金碩及諸宗宰問安 召入內既出侍世子  
議定庶事夕諸宗宰又來問安 傳曰予以不次猥受丕基無  
才無德變古之政尚多軍籍號牌徒居大典等事一時並舉至  
於北征征西等兵師不絕是皆小民之怨咨也民心不靜天心  
何安近日欲傳位之事予固深知其不可而所以然者予之病  
今既五六載矣上則廢祭祀下則未習陣國事陵夷既久今且  
得重疾深知難瘳以為柩前即位哭泣之間吉凶相雜甚不可  
也且予禪讓之後得瘳此疾則雖一日得享優游之樂矣是故  
予心決定必欲行之卿等據大義固請不已故予不獲已乃止  
予之所懷此外無他今更思之慚愧無地自今以後卿等分四



番詣闕與世子議定庶事乃以麟趾致寬允成礪為一番昌孫  
澮錫文國光為二番叔舟元亨達孫思慎為三番明澮恒純為  
四番又命錫文思慎撰定北征錄○平安道觀察使進三登  
縣所產禹餘糧○庚辰上不豫蓬原君鄭昌孫等問安○高  
靈君申叔舟等侍世子議定庶事○辛巳上不豫世子與蓬  
原君鄭昌孫等議定庶事○內出議事事目付承政院曰兵曹  
都摠府公事一一啓聞自餘公事院相承旨同議處決其中異  
於常例事並啓○上以疾欲避正殿移御孝寧大君補第令永  
順君溥傳曰予欲避御令世子守宮與大臣議定庶事闕內各  
執事一半從我一半從世子留侍國光等啓曰若果如此則恐  
駭視聽凡大政大事世子與大臣當於行在所議定上傳曰  
不然凡世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世子留官聽事有何不可且  
世子留官豈世子之本意乎溥啓曰父母有疾夙夜侍側此人  
情常理上下無間殿下避御于外而世子不侍似非人情也  
命召國光等議之國光固執以為世子不可留官聽事請於行



在所每往問寢遂與大臣議事從之○命鄭昌孫申叔舟韓  
明澮具致寬朴元亨洪允成金磧等待世子更日詣景福宮直  
宿○壬午上與中官移御于孝寧大君補第世子隨駕次于  
觀察使李墳家南所衛將率軍入昌德宮東所衛將入水川君  
寔及行護軍金崇海等家西所衛將入景福宮內禁衛將入原  
川君空家燕司僕將入大門南廊兵曹都摠府入寶城君咨家  
槍射各四百人把截四面牆外又令衛將一人部將三人巡行  
檢察○上疾稍間慮諸衛軍士分入人家貽弊命兵曹巡視摘  
姦○世子還景福宮出次大君廳右承旨魚世謙蓬原君鄭昌  
孫等當直世子使宦官問曰宿衛軍士幾人世謙曰人數甚少  
然未知其詳世子又使人問于當直將令書軍數以達又問世  
謙曰城門雖命不閉終夜不閉甚為未宜可令闔扇有事則閉  
未為晚也閉之何如世謙對以允當又使問於昌孫昌孫對如  
世謙又問守門虛實竟不閉之○癸未上不豫世子自景福  
宮來問安○諸宗室問安命都摠府兵曹衛將陪世子射侯



于寶城君容家○上黨君韓明澮山陽君康純右議政金碩等  
侍世子議定庶事○時行在所東邊大路入園內人不得通行  
傳旨都摠府兵曹曰內陣堂堂外衛分屯如有緩急一時齊應  
入主與百姓同居固是同胞同體豈有相疑相防之理其開行  
路使無所礙○世子欲進鮮肉于上令京畿觀察使獵得鹿  
以進夕世子還景福宮○醫員金尚珍語承旨等曰上體自  
移衽後日益平善○甲申上不豫世子來問安諸宗宰問安  
夕世子還景福宮○乙酉世子來問安因與蓬原君鄭昌孫等  
議定庶事諸宰樞來問安因召入內饋之上猶不豫召梁  
誠之丘從直鄭自英進前書一紙示之曰人人皆有虛靈知覺  
之性自有見耳有聞則發是性發耶情發耶若因見聞而發則  
見聞本而性末耶不因見聞而不發則末不發而本自無矣何  
故言具衆理而應萬事又何理衆而事萬也夢無所見聞而應  
之者誰自英語及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周公從直揣上惡毀  
釋氏者乃依其說為之語曰夢中之事都是妄也高宗孔子皆



非也高宗何必欲用傳說之賢孔子何必欲行周公之道斯皆未脫於世累者也蓋人有所思則發於夢若無是思寧有是夢凡人所思即是妄也故夢中之事都是妄也自英曰不然凡夢有正有雜高宗欲平治天下而思賢佐孔子欲行周公之道而思周公故有是夢蓋聖人志氣清明而其所思正故其所夢亦正今從直欲使人無思無慮雖聖智之人苟有憂天下國家之心則皆以為妄若從直所言是高宗孔子皆為妄人何以曰古之聖人乎從直一豎儒而乃以古聖人為妄是豈知言者哉上命誠之決是非誠之對曰從直所言至於深處則臣不得知然高宗實發之令至孔子萬世尊師而從直皆非之臣謂從直所言論非正也從直固執私見猶以自英為非 命皆罰之以酒仍命進四書五經口訣上親問自英從直又頗難之移時乃罷從直見 上數以釋氏之語折儒者之論故逃儒歸釋諛唇諂舌務合 上意其為誕妄不經之言類如此獨自英謹直不屈持論頗正史臣曰從直以草茅下士晚登科第遲回數十年



一朝以稍知經學遇知於上不數年間位至崇班何其幸也  
所宜講明經義扶弼吾道乃以駁雜不經之說排斥先聖自以  
為得計略無愧悟平生所學果安在耶○夕世子還景福宮○  
丙戌 上不豫世子來問安諸宗宰問安因召入內 命賜酒  
令申叔舟入御屏內進酒召梁誠之李石亨等講律呂新書又  
論心性情對皆不稱旨 命脫帽浮之又召鄭自英丘從直金  
壽寧李永根朴楫詣詳定所然定周易口訣○世子與領議政  
浚等議定庶事夕還景福宮○兵曹據司僕寺諸負李好文狀  
告啓古阜正兵張得南珍原正兵田仲寶羅州正兵金克治等  
偽造新法名為榜文以惑衆聽請將偽造榜文粘移諸道勿令  
騷動且令諸邑追捕 辭連人等 從之○丁亥 上不豫世子  
來問安○司憲府啓曰副護軍申沚為工曹佐郎時以正郎鄭  
涵相避當遼而吏曹例以去官陞品除社稷署令隔十五日移  
授司饗院判官又隔數旬以病送西兵曹判書朴仲善沚之友  
婿即日陞拜副護軍沚無他技能且無特命而數旬之內自六



品至四品東西相應轉轉增職甚為不可請劾吏兵曹官吏改  
止職以杜冒濫之門又啓曰軍資正李崇元訓鍊院僉正李有  
仁刑曹正郎安友參宗廟署令李石堅晉州判官盧昫皆仕未  
滿而冒濫遷轉請并改正從之時成任為吏曹判書任氣度宏  
闊不拘小節世稱寬厚長者然族親除職不以為嫌而先之○  
行護軍金好仁回自對馬島復命 上令龜城君浚傳曰好還  
甚喜乃問島主館待諸事好仁對曰島主深感 上德待臣甚  
厚所至皆設酒饌以慰且為臣驅禽從臣者射走鹿豕之島人  
皆歎服其俗無鞋常著木屐以行島主望見臣至脫屐來迎為  
臣設宴其兄弟族親與島主連坐凡饌具酬酢之禮與島主無  
別島主所居竹屋三間無城郭宮室亦無儀禮○八月戊子朔  
上不豫世子來問安○上召內宗親及河東君鄭麟趾綾城君  
具致寬中樞府知事尹士昕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陽川君  
許琮兵曹判書朴仲善及當直諸將承旨等入內賜酒 上謂  
思慎曰今欲作壽陵遂揮淚思慎以語諸宰諸宰皆泣下麟趾



曰今若起陵則人心驚駭不可為也致寬曰此言太過不可上  
聞當啓曰待上體平善親自卜地為便思慎以啓上聞之  
不復言俄而命皆出去獨留繼禧思慎良久乃出世子與麟趾  
致寬議定庶事夕還景福宮○己丑大雷電以雨○上不豫世  
子來問安諸宗宰問安夕世子還景福宮○傳于兵曹曰行在  
所宿衛軍士准講武時例給仕到○庚寅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世子將問安值未寧不果上聞之命出次于李墳家以綾  
城君具致寬為大將守景福宮○辛卯上不豫諸宗宰問安  
○咸吉道採訪具謹進兒土象二隻初因姜玉等所索命捕  
之時玉等已還故放其大者養小者于司僕寺○壬辰上不  
豫諸宗宰問安○上召鄭麟趾鄭昌孫申叔舟洪允成沈澮洪  
達孫崔恒金磧盧思慎成任尹士昕尹弼商金壽寧南怡李永  
垠丘從直金禮蒙鄭自英崔灝元安孝禮等分左右論御定  
周易口訣孝禮灝元與自英更相論難孝禮等從御定口訣  
自英從陽村權近口訣劇辯移時孝禮欲極其說以窮之雜引



證類縱橫反覆口不停說話頗欺侮自英惠曰汝等所言雖是而於吾耳甚非且吾早學陽村其說與程氏合故心以為是如孝禮者無所師受其未知陽村之說宜矣灝元其初學陽村之說而今憑 聖訓若自悟者欲以窘我心竊不厭孝禮曰陽村之說豈盡為是博士先生初受俗學今賴 聖訓既已發蒙何不去舊就新古人云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子之於父尚然况於師弟子之間乎自英曰陽村之說豈盡非是且子先學之言已入於心不可遽變而從之從直曰 聖訓直是而自英固執其說臣於平居已嘗詰之然自英則非矣孝禮所引亦有不當者孝禮默然諸宰將二人之說以啟 上曰誤在自英仍賜酒從直自英俱以經學顯從直心阿而學博自英心直而學固○癸巳 上不豫移御于者乙山君諱今上第以園內陘隘承政院及都摠府兵曹分入園外人家○傳曰律學解頤其賜于魯受講解律者盧思慎賜兵要崔灝元安孝禮各賜講解律律學解頤交食推步本草得效方五行精紀三辰通載太乙遁甲金鏡式



一件且今後書冊頒給時顯元孝禮亦並賜之○以左贊成韓  
繼美為大將守昌德宮○甲午 上不豫諸宗宰問安○以左  
叅贊柳洙代具致寬為大將守景福宮○乙未 上不豫召逢  
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朴元亨南  
陽君洪達孫寧城君崔恒右議政金磧山陽君康純及承旨八  
侍內庭 命安孝禮與李永根講論易理孝禮雜以詼諧妄引  
証類劇談無讓語甚鄙野 命恒等先定小學周易口訣次定  
禮記若詩書口訣則陽村已定姑停之○宣慰使兵曹正郎洪  
倂回自咸吉道復 命因啓曰穩城城底住居元良哈多伊乃  
都邑道永守等於六月六日之戰有功自言著 殿下褒及我  
輩請勿令兀狄哈及近居兀良哈知之○世子與領議政浚右  
議政金磧山陽君康純等議定庶事○丙申 上不豫諸宗宰  
問安○宣慰使右副承旨成允文回自平安道復 命因啓曰  
七月二十七日姜玉金輔到義州二十九日臣以所賫人情雜  
物分贈玉等皆扣頭謝曰向蒙 殿下恩德不知其幾今又別



遣內臣遠惠江上感祝之情無以云喻是日都司設宴饗王等  
王等以所受宴卓換設於臣及伴送使尹子雲令都司及五指  
揮各行酒輔以鴉青段子一匹贈子雲柳青羅一匹贈臣綃及  
綿布贈都事察訪差使真等臨分玉等俱語臣曰 殿下恩德  
如天報答無由奈何王云願歸啓 殿下特恤繼叔因嗚咽泣下  
輔云金太監興輔養父也輔之來也寄與金帶一腰轉付金淡  
因請啓 殿下使之帶焉第未敢開口來也妹夫權哲同事於  
慕華館啓之然忽忽未敢悉也乞更啓 殿下因涕泣悲不自  
勝 上曰明使前後之請其悉記無遺○世子使承言宦官問  
于承政院曰今日有議定公事乎對曰無世子曰無乃為近日  
未寧對之如是乎對曰雖有之無打緊公事○丁酉上不豫  
諸宗宰問安○上召諸宰及李永根金壽寧丘從直鄭自英金  
禮蒙安孝禮崔顯元等設酌論御定周易口訣至渙卦自英請  
依權近口訣從直作而請曰御定口訣擴前聖所未發盡善盡  
美然有退而非議者若斬此輩口訣自行矣昔宋新法不行王



粵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新法可行全誹謗御定口訣者自  
英是也請 上斬自英 上良久不應 命出去○命大司憲  
梁誠之搜得 祖宗御製於實錄及諸處日記以啓誠之請令  
禮曹尋訪中外從之○世子與蓬原君鄭昌孫右議政金碩等  
議定庶事○有僧詣行在所擊鉢聲聞 御所 上使人問之  
對曰有冤不得伸問曰所冤何事對曰曩告官吏犯法而至今  
未知發落故敢擊 上曰係干反逆殺死等事猶之可也今以  
不急之事乃敢如此令兵曹枷杻囚之夕 命保放 傳曰使  
僧得至陣中外在守陣之將其劾以啓承旨等召守陣部將都  
摠管密城君琛使語承旨等曰內陣外勿禁人通行已有 上  
旨今僧在內陣外不意擊鉢非部將之罪力解之事遂寢○戊  
戌 上不豫諸宗宰問安初 上念衛士暴露命於內陣四面  
設帳幄及油幕令避雨至是使承傳宦官安仲敬冒雨巡視多  
有雨漏或不設處 命承政院劾典設司別提姜居貞以啓○  
己亥 上不豫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



上黨君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南陽君洪達孫左議政朴元亨  
仁山君洪允成昌寧君曹錫文中樞府領事沈澮山陽君康純  
右議政金磧行護軍宋處寬戶曹判書盧思慎中樞府知事韓  
繼禧承旨等問安召入設酌又召丘從直金禮蒙鄭自英李永  
垠金壽寧崔灝元安孝禮等論難易理從直自英各執所見爭  
難不已灝元孝禮等亦各自執難以詎諧因而發怒極口相罵  
侍坐之臣皆指笑俄命諸臣皆出獨留從直等講論命永  
順君溥傳曰從直超資陞職禮蒙加資陞職自英加資永垠拜  
吏曹叅議壽寧拜成均大司成灝元加資准職且命溥解其  
犀帶以與從直○世子與領議政浚等議定庶事○上疾劇世  
子令分遣朝臣祈禱于社稷昭格殿名山大川諸靈驗處及  
圓覺寺○庚子上不豫諸宗宰問安世子與領議政浚等議  
定庶事○召左贊成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等入內講論周  
易○傳于吏曹曰尹士珍成奉祖李邊金溉黃致身魚孝瞻金  
守溫鄭陟鄭穀金連枝金世敏李孝常趙貫等各加一資○傳



于吏曹曰刑曹正郎安友參宗廟署令李石堅職勿改正○以  
吳伯昌為禮曹參判鄭自英加嘉靖大夫李永根吏曹參議金  
壽寧戶曹參議李坡成均館大司成李克培平安道觀察使金  
永濡黃海道觀察使李德良平壤府尹李義堅行龜城都護府  
使尹士盼李邊成奉祖加輔國崇祿大夫趙貫黃致身金溉金  
守溫加崇祿大夫金世敏魚孝瞻丘從直鄭毅加崇政大夫鄭  
陟金連枝金禮蒙加正憲大夫李孝常加嘉靖大夫韓致禮中  
樞府僉知事尹末孫平安中道節度使時克培以平安中道節  
度使秩滿當遷至是代伯昌為本道觀察使 諭克培曰知卿  
之勞苦欲代其任久矣因明使之行未能遷代今吳伯昌遷任  
又不得其人又不可一時并遷故勞卿數月之留卿其體悉○  
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咸吉北道節度使金嶠曰依卿所啓送箭  
竹二萬箇魚膠一百斤弓弦一千箇其修完軍器錄會計切勿  
枉費○辛丑 上小豫諸宗宰問安引見設酌 召丘從直鄭  
自英崔池林守謙俞布益及安孝禮崔顯元等論難性理之說



從直進曰易自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繼之至我世宗及我  
主上殿下窮探易道精義入神能繼四聖之易從直因與孝禮  
談禪孝禮劇論從直語塞再拜叩頭曰吾今降矣上曰從直  
德可令灝元代之孝禮與灝元各執是非相難灝元謂孝禮曰汝  
是白丁之孫孝禮曰果我是白丁之孫則汝乃我子也其所言  
皆類此厲聲相罵無所畏忌大司憲梁誠之進上前請劾孝  
禮不恭之罪上曰此輩之來本欲破寂不足數也其置之孝  
禮劇辨不已誠之張目責之曰汝固如此我當重劾孝禮稍抑  
然諸臣猶恨誠之劾之不嚴申叔舟退謂灝元曰孝禮不足道  
也君亦不得辭其責矣勿復如是孝禮出於氓隸其於性理之  
學亦無所知特以口辯濟其說以希上笑灝元文臣也素麤  
率無守二人俱以稍知風水之理遇知上亦以能優畜之○命  
構新殿于昌德宮後苑名曰無逸殿令金漑金國光盧思慎李  
克增董役上蓋欲傳位而怡養也○上命永順君溥出御  
製詩付梁誠之曰汝更加搜覓無遺抄錄仍謂申叔舟曰祖



宗詩予將刊板予所製則多有戲語卿其刪削亦欲刊板以觀

○壬寅 上不豫諸宗宰問安○將移御于昌德宮召韓明澮

入內謂曰予御卿第病勢平痊心又甚安將欲久留但念衛士

暴露不得已移御耳 賜孝寧大君補上黨君韓明澮家各中

米五十石李墳柳江家各十石軍士所寓家各二石傍近人家各

一石 上與中宮移御昌德宮 駕至東牆門門閉未及啓鑰

領議政浚令人排闥至宣政門門舊徑火災以木撐柱木忽仆

幾及 御輦內乘禹晨見而駭遽言曰木仆矣牽馬率徐永南

以兩手把持其木故得不及但輦蓋微破數寸而已 上命加

晨爵一級永南特 命去官叙用○傳旨義禁府曰典涓司官

吏 大駕移御時不開昌德宮東牆門鑰鑿工監官吏不堅柱

宣政門見令撐門木仆落並鞠以啓○癸卯 上不豫諸宗宰

問安引見于寶慶堂後庭 賜酒令河東君鄭麟趾等定詩口

訣數章罷○甲辰 上不豫諸宗宰問安召二品以上及金

壽寧崔灝元安孝禮等入寶慶堂後庭論定詩口訣仍設酌○



遣中樞府同知事權恪如大明賀聖節遣通事司譯院正崔有  
江管押被擄逃來漢女吳四姐等四口解赴遼東○謝恩使金  
良瓌先遣通事啓曰六月二十六日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命停朝市三日○乙巳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引見于寶慶  
堂後庭議庶事命饋酒于仁政殿○世子與領議政浚等議定  
庶事○上命諸宰議京畿黃海江原道軍籍便否領議政浚左  
議政朴元亨右議政金碩左贊成金國光左叅贊柳洙都摠  
管琛康純金漑尹士昕康袞以為江原黃海兩道近因從征疲  
弊今年只令京畿籍軍都摠管南怡以為軍籍國家重事請並  
籍三道右贊成韓繼美右叅贊尹弼商以為去年從征今年失  
農且經明使之行請姑停之 上從浚等議○先是崔灝元安  
孝禮各誇射藝 上令射小的孝禮得中數矢賜織毛鞞勒一  
部又賜灝元孝禮各鞍子一部鹿皮一張孝禮灝元俱以術數  
見知於 上皆浮浪無實好詼諧 上以能優畜之 上自不  
豫以後常令入侍朝諛於前至是孝禮自言我心志堅定不畏



鬼物顯元曰汝尚不畏吾能畏乎是夜上密令人脫去衣裳  
被髮戴白作鬼魅狀操杖伏於後苑幽僻叢林中俟孝禮至爭  
出脅擊之孝禮等至 上問孝禮曰汝嘗云天下無可畏之物  
今能往後苑有鬼物處乎對曰臣能往 命授標遣之曰樹此  
標於某某處孝禮至後苑前伏者作鬼物之狀遽出驚之孝禮  
驚悸大叫聲嘶而返顯元次往已知有伏故得不驚置標三處  
而還孝禮本賤者不足責已顯元文臣而與孝禮為伍覩然無  
愧鄙哉○丙午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引見于寶慶堂後庭  
召丘從直等讐校詩口訣仍設酌○丁未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世子與蓬原君鄭昌孫等議定庶事○戊申 上不豫諸宗  
宰問 安引見于寶慶堂後庭召丘從直等讐校詩口訣仍設  
酌○命名前牧使南軼前郡守金映璧教授許琳監察陳趾里  
將徐克誠以精通經學也又 諭諸道觀察使曰道內精通經學  
者射藝特異者彎強弓出衆者悉加搜訪審知實材給傳上送  
如有故不欲上京勿強○下承傳宦官李得守于義禁府○己酉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否入寶慶堂後庭設酌○世子與山陽  
君康純右議政金碩議事以繕工監官吏皆功匪典洎司官  
吏情可矜並原之○世子令承言宦官語曰政丞承旨等議事  
時勿伏地○庚戌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司僕等請修前日  
所破 御輦承旨等驚駭申於世子曰撐門木仆落至於破輦  
繕工監官吏不宜蒙赦世子使承言宦官語曰昨日議定時典  
洎司官吏事詳聞之繕工監官吏事未之詳也其與政丞速議  
承旨韓繼純與河東君鄭麟趾綾城君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  
等議曰繕工官吏之罪不可赦也昔朴董監造伊川溫井 御  
室而不牢固董以功臣之孫坐罪此 舊例也今義禁府啓以無  
前例不可也請坐以公罪杖八十典洎司官吏比繕工監差薄  
烏得無罪亦請答四十繼純以申世子曰東墻門不開事本緣  
兵曹不移耳 上既赦兵曹不可獨坐典洎司也繕工官吏則依  
政丞等議人義禁府改律以啓○以尹子雲為八道軍籍使南  
怡兵曹判書金禮蒙工曹判書李恕長咸吉北道觀察使趙誠



山咸興府尹許琮五衛都摠府都摠官朴仲善平安中道節度

使魚世恭中樞府同知事○辛亥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

世子與蓬原君鄭昌孫等議定庶事又議除中外虧欠之物○世

子以 上久未平復憂懼不已令分遣朝臣祈禱于圓覺寺壯

義寺及名山大川○尹昭訓之母往慶尚道晉州本家賜紬二

十匹白綿布十匹綿子二十斤米二十石又 命給驛及擔夫

所過郡縣供饋護送蠲本家徭役○壬子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世子與高靈君申叔舟等議定庶事○罷昌德宮後苑新

殿役○癸丑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移御于壽康宮○甲

寅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世子與綾城君具致寬等議定庶

事○傳旨刑曹曰今八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

叛子孫謀殺毆罵祖父母父母奴婢謀殺主妻妾謀殺夫蠱毒

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竊盜及濫刑官吏外已發覺未發覺已

結正未結正並皆赦之○乙卯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世子

與領議政浚議定庶事同副承旨韓繼純持義禁府所啓繕



工監正李尹孫奉事柳誠等照律以啓世子以經昨日肆赦宥之  
浚繼禧守更請繕工官吏之罪雖蒙赦宥猶當罷免世子從之  
○傳旨戶曹曰丙戌年以上貢物田稅奴婢貢魚鹽稅未收者  
及京中諸司虧欠莞器木器草莞戶曹所錄諸邑義倉數外虧  
則全除漕運虧欠及敗松虧欠田稅則減半諸邑諸浦及京中  
諸司虧欠雜物則減三分之一其米穀雜物內盜用情跡明白  
其勿蠲○咸吉北道節度使金嶠據會寧鎮僉節制使呈啓今  
八月十六日伐引住兀良哈大護軍也邑時來言兀狄哈等自  
以前者入寇穩城不許上京欲盡會諸姓兀狄哈兵慶源則南  
訥巨節古也乙也羅等四姓穩城則具稱古也者愁豆巨等四  
姓會寧則尼麻車都羅其屯沙羅等四姓今八月內分道入寇  
議已定臣據此移文諸鎮諸堡令謹慎隄備臣亦巡邊待變  
命下兵曹都摠府議之兵曹都摠府啓曰五鎮聲息緊急實為  
可慮請本道番上軍士及親軍衛內吉州以北居人等並許發  
選聽節度使拈揮防禦且令南道節度使領軍到鏡城富寧等處為



援兵虞候入甲山等處待變 從之○丙辰 上不豫諸宗宰

問 安世子與高靈君申叔舟等議事○設祈禱佛事于內殿

○九月丁巳朔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慶尚道蝗其狀如蟬

又如蚊羣飛蔽野吸禾穗盡枯黑沁海尤甚○戊午彗星見○

上不豫諸宗宰問 安○召鄭麟趾鄭昌孫申叔舟韓明澮具

致寬崔恒洪允成沈澮曹錫文朴元亨金碩壽議亂臣緣坐者

及盜賊雜犯中可放者世子曰盜賊雖非反逆之比放回之日

便行盜竊其甚為民害勿放何如麟趾等對曰允當○己未彗

星見 上命德源君曙觀象監正安孝禮候之○上不豫諸宗

宰問 安○世子以 上不豫欲放亂臣緣坐者徒流付處從

便者 元敬王后族親犯罪者令議政府承政院議之鄭麟趾

鄭昌孫申叔舟韓明澮洪允成沈澮曹錫文金碩權城韓繼紘

等議啓曰丙子年亂臣之事歲月未久不應遽論癸酉年亂臣

叔姪姊妹及其他徒流付處者閔氏族親之於當代異姓五寸

同姓八寸宜並原之世子曰若悉放亂臣緣坐人則何論歲月之



久近其妻妾亦欲放之然其屬公賤者放之無難但給付功臣者亦皆放之則恐大臣嫌焉猶豫未決耳昌孫對曰誰以爲嫌放之爲以世子曰亂臣妻妾論罪輕重欲皆釋之議政府其更議之○庚申彗星見 命都承旨權城及安孝禮候之城等登簡儀臺以望夜三鼓西南忽有黑氣且有聲如萬馬羣奔俄而雷電以雨雨止城等復登以觀彗星光芒如前○上不豫諸宗宰問安世子與高靈君申叔舟等議定庶事○辛酉 上不豫諸宗宰問安○壬戌彗星見○上不豫諸宗宰問安世子與河東君鄭麟趾等議定庶事○放癸酉年亂臣緣坐人外方從俊者大丁叔金他乃鄭冠叔純祐安祐孽姪則金吾無只張貴南叔末孫奉汝諧孽叔德生黃善寶姪張生叔黃信黃義軒姪末同玉中謹中哲守鄭孝全姪興生趙順生姪趙銘鄭恭姪世存玉守孝同玉同朴季愚姪彭老金衍姪義同趙完圭姪加麻耳三元趙藩姪永達植培姪馬叱同介叱同牛叱同永峯山仲恩姪介叱同元矩叔元義益達高德稱姪仲規石同萬同光大金宗瑞



姪永德無適明察尹處恭姪上佐尹濟尹濱李命敏姪孟準銀  
同銀哲興祖榮祖哲同煥昇年同末孫吾乙未同仍叱同仲同  
李賢老叔順之李耕皞姪維漢末同季同李儼石同末同世中  
及趙裏孫給付功臣家為婢者張貴南妹鶴菲末菲黃善寶妹  
名史趙完圭妹精正仲恩妹貴德元矩妹心伊梁玉妹義菲金  
有德妹莫莊黃貴存妹厚存閨存諸邑安置者元矩姪孝孫高  
德稱姪孟規崔老妹內隱伊內隱德丙子年亂臣緣坐人內外  
方便從者趙清老叔壽山江山姪牛叱同千同河偉地姪河浦  
河汾龜同李徽孽叔李才權著姪權孫件伊同莫同李昊姪水  
石朴仲林姪斯悌斯枰斯積成年哲守介叱同朴靖姪敬孫謙  
文信文守文思文宋石同叔宋仞金文起孽叔仇守介叱知成  
勝姪萬年兆年億年柳誠源姪柳種今年生守佐文山李智英  
孽叔李遺李義及成燃成炤安祖述崔孟漢崔季漢給付功臣  
家為婢者權著妹名史許慥妹小斤名史李裕基孽妹孝全崔河  
妹莫菲權著孽妹名史乙酉年亂臣緣坐人內諸邑安置者金處



義姪犀角文孫龍角叔孝忠孽叔義松崔潤姪孝同哲山指同  
水丁奉石柱叔安唐官婢定屬者崔潤孽姪水德特年為奴者  
金慶義姪三角麟角三同凡伊龜角終角崔潤孽姪春同小山  
任實付處吳凝義州充軍文尚德官奴永屬海南李崗咸怗李  
間定屬大興劉昭忠州崔倫流人光陽李宗根順天安克頓寧  
海裴孝思晉州付處羅裕善時世子以 上疾劇憂懼不知所  
為議放癸酉以來亂臣叔姪姊妹之緣坐者凡二百餘人左議  
政朴元亨功臣婢妾義非亦在放中元亨頗懷不平謂同副承  
旨韓繼純曰義非本系賤人放之亦賤不放亦賤況此婢乃我  
功臣錄券付婢子也其代身亦應充給請申此意繼純默然左  
贊成金國光謂繼純曰此事何不圖之於初今雖不即啓達以  
黃標蔽付義非二字而下傳旨則不妨繼純又默然商量者久  
之於義非二字傍付空黃標以元亨所言申之世子曰今朝逢  
原君云緣坐者雖本系賤人放還本主亦上息也業已議定不可  
回異遂不聽昌孫功臣奴婢亦有放者昌孫略不介懷義非者



初為元亨再從叔妾既彼緣坐元亨遂占為功臣婢作妾生子○癸亥 上疾大漸召禮曹判書任元濬入內傳曰予將傳

位世子其辨諸事元濬出以告河東君鄭麟趾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上黨君韓明澮近城君朴元亨仁山君洪允成

山陽君康純昌寧君曹錫文上洛君金碩左贊成金國光麟趾等啓曰 上疾漸就平痊乃何遽欲釋位臣等以為不可元濬

以啓 上怒曰運去英雄不自由汝等欲違予志是欲促我死也麟趾等罔知所為 上已令宦官取冕服於景福宮 親

賜世子令即位元濬知 上意不可回出告諸宰備儀衛世子遂即位於壽康宮中門受百官賀頒赦其教曰予以涼德夙忝

儲位惟不克祇承是惧乃於成化四年九月初七日 父王殿下命云予罹疾疹久不視事載念萬幾之重益疚于懷付汝重器

居閑養疾予固辭再三不獲俞允以是日勉登大位於壽康宮尊 父王曰太上王母妃曰王太妃惟是軍國重事承稟乃行

顧予微末叨襲丕基怵惕惟厲尚賴羣臣同心夾輔無負艱大



之命屬茲初服宜布寬仁自今月初九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  
逆謀叛子孫毆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  
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  
宥除之於戲既嗣無強之歷咸與有衆惟新○甲子 太上王  
勳于壽康宮之正寢○壬申遣中樞府知事李石亨如大明計  
告請謚議政府撰行實申禮部曰 王姓李氏諱某字粹之  
莊憲王第二子母妃沈氏本國領議政府事溫之女也以永樂十  
五年丁酉九月丙子生天資英明好學不倦德器日就封首陽  
君 莊憲王晚年罹疾王性至孝晨夕侍側未嘗少懈比薨哀  
慟毀瘠觀者莫不感嘆景泰三年 恭順王薨 帝遣尚膳監  
左監丞金宥右監丞金興賜謚祭又賜嗣王誥命冠服嗣王選遣  
王奉表赴京稱謝四年姦臣皇甫仁金宗瑞等聚羣不逞謀逆  
禍機已迫 王告嗣王誅除六年嗣王以弱齡且疾國內多故  
遣陪臣具由陳奏請傳付國事于 王七年二月 帝遣內官  
尹鳳金興來賜誥命仍賜王及王妃冕服冠服綵段 王遣陪



臣奉表陳謝仍請立嫡子暉為世子 王既受封夙夜惕厲憂  
勤庶政常以務農興學求賢養兵為先務七月下教曰監司受  
命撫育一道黜陟臧否比聞守令廉平愛民者寡徒事厚斂甚  
至營私傷民若是而監司不能刺舉則責任之意安在夫國之  
所以為國軍民而已知軍民之弊而無所措置則予牧民之意  
安在監司責守令予責監司體統相維綱舉目張此國之大政  
也自今若有誠心撫字務農桑勤種畜養兵馬無滯囚薄自奉  
惠老疾興學校者予必不次擢用小有反是必用重典賞善罰  
惡國之大柄予敢有私以累天心十月 勅封嫡子暉為世子  
王奉表稱謝仍請遣世子朝見 帝諭曰國王要遣世子來朝  
乃古者列國世子受命于朝之意也亦人臣敬上之所當然緣  
今天寒跋涉難艱世子已到關上即便入朝如未到關不必來  
朝世子已登途 王聞命止之天順元年二月 王聞 英宗  
皇帝復位奉表稱賀 帝遣翰林院修撰陳鑒大常博士高閏  
齋詔勅嬰王及王妃錦幣表裏 王宥境內奉表稱謝九月世



子暉病逝 王請立第二子暉為世子 勅曰朕惟享國土繼  
體為重今得王奏以世子暉早逝國人請立第二子暉特允所  
請以暉為朝鮮國 王世子王尚訓以忠孝俾敦德秉義母慢母  
驕庶副國人之望 王奉表稱謝 王令世子謁先聖入學行  
齒胄禮博士執經授業 王每遇事援引古今諄切論說以訓  
世子又擇儒士授以經史親著訓辭一篇以恒德敬神納諫杜  
讒用人勿侈使宦慎刑文武善述十事為目備述為國之要常  
令世子誦之天順二年 王諭諸道守令曰汝等孰不知省刑  
罰薄賦斂修武備勸農桑遵奉憲章致君無過為意耶堯舜雖  
聖致治必資股肱汝等皆我股肱分憂四方者也蓋天生烝民  
立以司牧天不自有所為必借之君君不能獨親庶政必委之  
百官然則人主與百官均是代天理民當日慎一日常以不合  
天心為慮君若荒縱不恤民事天降之殃汝守令亦如是焉若  
體予意愛民如子刑罰無濫清白勤儉則顯有超賞名垂後世  
若貪刻苛暴貽弊於民則即受刑戮身死家亡夫十目所視其



能掩乎十二月山東都司登州衛總旗鎖慶等四十五人遭風  
漂流到我國境 王親見勞慰厚資衣糧解赴遼東 帝降勅  
褒獎三年 王教曰養育人材非一朝可成又非人人皆用雖  
有才而教不勤則不成雖有人而試不預則難用宜常誘掖勸  
勵數試之為登用之備數引諸生講問經史三月 王至成均  
館謁先聖發策取士自後頻謁先聖 王嘗患學者師授不明  
各執所見議論紛紜會諸儒論難四書五經同異親自臨決剖  
析肯綮至當歸一羣議以定易學啓蒙精密難曉 王親著註  
解以曉學者 王嘗於後園酌舊臣酒仍與射候 王發必貫  
鵠有進詩者 王手札示之曰予少年氣雄心壯自在於游藝  
以為平生之業今則不然若徒為馮婦而不知所以節之則非  
致治服戎之道也又見諸臣詩皆有警戒之詞益感股肱之忠  
和之詩曰欲少欲可滿事簡功可成敬天天乃保勤民民乃寧  
小藝莫致慮大政宜致精又曰憂患生安樂暢達發困窮天命  
固靡常惟善以為從毋忘交修志思與有始終四年 王以本



國在海外書籍鮮少文學未精請遣子弟入學 勅曰王國詩書禮義之教傳習有素表箋章奏與夫行移吏文悉遵禮式雖未能盡通漢音而通事傳譯未嘗不諭何必子弟來學初毛憐衛兀良哈浪卜兒哈世居我國會寧地面與我國人民世相婚嫁無異編氓其子亦升哥來住王城娶妻從仕卜兒哈欲赴王城邊將例減僦從卜兒哈發恣至王城與亦升哥同謀還誘親黨煽動諸落亦升哥請治病吉州溫泉倍道馳驛就父同叛邊將迹知其謀拿致卜兒哈父子以啓 王按覈俱服乃置於法建州右衛都指揮佟火佸赤等虛捏為辭欲報復 帝遣禮科給事中張寧來問根由悉得其情卜兒哈之子阿比車逃竄嘯聚羣黨侵擾邊疆九月松江屯結潛師竊發邊將分道追擊殺獲幾盡 王即具由以聞七年 王教曰為國莫先於用人用人尤重於擇將將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故云將者國之輔國之強弱係輔之周隙則任用之際其可或輕乎故人主常自擇將而下不得注擬者豈非任之重故不可假人以柄耶



雖然深居宮中雖明四目人之賢否豈能盡知故不得不疇咨  
博訪以資僉舉既舉之後擇而用之則在乎上耳昔漢高之興  
也蕭曹皆沛鄉吏卒豈以天下之無人只以知之之難耳予以  
寡昧守茲艱大思無逮下威不及遠常安不忘危思得將才凡  
大小臣僚皆與我共治者勿拘卑顯勿嫌親姻具錄才行實封  
以聞稱爾所舉賞當延及舉或不中予不爾罪 王以昇平日  
久則武備必弛月再閱陣春秋講武又自著說訓勵諸將略曰  
兵者以智運兵以用應智智者本仁義度我人審地利也用者  
明形數一節制利器械也本仁義則如之何明學校嚴君臣崇  
文武守典章是也度我人則如之何觀天運校將士計曲直察  
勞逸是也審地利則如之何乘風水達道里因高下據險易是  
也明形數則如之何修軍籍預作隊定人心一耳目是也一節  
制則如之何勤教閱恒賞罰比臨敵無少貳是也利器械則如  
之何人各造禁常用勸牧馬考黜陟是也又嘗序 恭順王所  
著陳法略曰自風后握奇以後諸葛亮李靖得其遺法雖因時宜



有八陣六花之名而其理則至于今未嘗異我 殿下以迨天  
未雨之志修定陣法蕪蕃漢之勢盡竒正之變法天地明人倫  
集大成於先哲立弘規於後葉文約而意深法簡而用繁其連  
陣之外陣者六七八九之數也內陣者五十之數也間陣者一  
二三四之數也此法河圖之文也合陣之中衛包內外者五十  
之包內外也四衛之離乎方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各離乎  
其方也此法洛書之變也駐統方列戰統圓聚方以守之圓以  
行之此法天地之體也外陣方而內陣圓義形於外智藏於內  
此陰陽之用也各保小將父子之親也聽於一將君臣之義也陣  
有牝牡夫婦之別也隊伍相愛兄弟之情也法令不愆朋友之信  
也此法人倫之道也是故教兵而民知禮義國家恒安也傳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戰者國之  
大事夫孰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履屍涉血爭首赴敵者  
諒由教之預而法先定勢先固而氣力成也管子曰教士三萬  
橫行天下此無他變剛柔而固其勢耳小而一家大而天下無



非勢合而成也始也乾坤之既判善惡之必有對治亂之必相  
因愚迷之徒有違命負力者則王者當有以接之故不得已制  
為干戈以討不服此因亂勢而制兵也及乎塵清海晏豺狼屏  
迹放馬投戈制禮作樂時叙九功乃歌七德此因治勢而偃兵  
也然則兵之出入無非勢也成化三年八月 皇帝勅曰建州  
三衛童山等本以蕃臣世受朝恩近者陽為朝貢之名陰行盜  
邊之計朕宥之而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爾朝鮮國王世守  
禮義忠於我國家有加無替朕甚嘉焉若我兵加于彼逆虜王  
宜閉絕關隘使彼奔迸無所入以就擒殄若王能遣偏師與我  
軍遙相應伺便而蹙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忠愈  
彰矣朕豈無以報王哉勉樹勲名時不可失王即遣陪臣康純  
魚有沼南怡領一萬餘兵馳渡鴨綠江分道直抵建州東北潑  
猪江兀彌府諸寨擣其巢穴擒斬賊酋李滿任古納哈及其黨  
類焚蕩屯落而還王遣陪臣高台弼獻俘四年四月 勅曰朕  
命將率師致討建州逆虜俾王協助天兵今得王奏知遣陪臣



中樞府官康純等統衆萬餘渡鴨綠潑豬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殺逆虜李滿住古納哈父子斬獲其俘屬焚其廬舍積聚得其所掠我東寧衛人口遣陪臣吏曹必判高台弼獻俘已將王所獻賊屬依例處置人口給親完聚牛畜給軍屯種良由王世篤忠貞故朕以尺札命王而王國之衆響應于海東朕之將士雷厲風驅內外合勢逆虜瓦解王可謂無負朕所命矣朕與王君臣同心豈不美哉今遣內官姜王金輔至王國賜王綵段白金紋錦西洋布其康純高台弼等亦各有賜以旌其勞王其欽承之

王奉表稱謝六月登州衛總旗鎖慶等四十三人漂流到我國境王厚資衣糧解送遼東上國之人或自海上漂到或自虜中逃還者前後所解遼東無慮數百人悉皆厚慰資送秋九月甲子王以病薨于正寢享年五十二在位十四年王英果勇智恭儉寬簡天性篤學手不釋卷經史諸書一覽不忘淹貫古今以至曆筭音律醫卜之理靡不精研遇有施措觸處洞照自幼一言一動皆明白正大無纖毫矯飾事上以誠接下



以禮正家法而盡其雍穆厚人倫而極其恩愛嚴妃妾之分明  
嫡庶之等享祀必躬法令必信臨政銳精唯以敬天勤民為心日  
勤日慎無少暇豫甄陞賢能黜退邪佞崇儒術而英材作興尚  
武事而士卒精鍊明賞慎罰務農重蠶輕徭役薄征歛身先儉  
約常服浣濯 王妃以下皆斥華飾放出宮人只令纔備洒掃  
汰冗食省浮費以節財用不數年間儲峙盈衍民日殷阜每申  
儆監司守令或遣使廉訪盡祛民瘼赴外任拜辭者亦必引見  
曲諭分憂字民之意乃遣由是澤下究情上達鰥寡無蓋日引  
臣僚咨訪治道雖處小事亦自師虞舍己無難有匡救箴諫者  
必虛懷聽納以廣言路或值閑燕招延伎雅尚論歷代治亂成  
敗之迹講明聖賢道統性理之奧日昃夜分亶亶不為疲常訓  
戒儲貳貽謀經遠慮祖先以來憲章雖具科條滋多有司或眩  
於遵守且時異世殊有不得不變而通之於是參酌商榷務從  
簡切定著一國大典為後世持守之規交鄰以義唯務輯睦示  
以誠信故雖島倭野人之頑獷亦無不怛威報德自受命以來



竭誠述職慎守藩翰凡有帝命恐不及祗若天眷特加荐蒙  
寵綏東民歡悅方願永年昊天不吊遽罹于疾及至垂絕紳思  
不少亂慮勞民以襄後事遺命喪葬悉從儉約歿猶惠民可勝  
痛哉○十一月丁丑上太上王尊謚曰承天體道烈文英武  
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孝大王廟號世祖其謚冊曰維成  
化四年歲次戊子十一月丁巳朔二十一日丁丑孤子嗣王臣  
諱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有德得其位誕膺丕基節惠易其名  
祗薦微彌聊申哀慕敢擬形容恭惟皇考大王睿斷雷馳神  
謨天授炳幾仗義式遏羣兇順天應人奄臨一國方值亨屯之  
始克恢為政之規劭農明刑厲兵訓卒吐哺納羣策運制權綱  
前席引諸儒色笑教誨交鄰有道事大以誠叙九族以仁恩宥  
四門以禮讓天地經緯大造同闔闢之機日月光華義化煥文  
明之盛惟一紀大平之治諒千載難遭之休僊茲勤勞授以艱  
大愛日之誠何及終天之痛遽深茲竭純誠載揚景鑠謹奉玉  
冊上尊謚曰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



仁孝大王廟號曰世祖仰惟冲鑑俯垂明歆日升月恒膺鴻名  
於不朽天長地久錫景福於無窮○甲申葬 太上王于光陵  
其哀冊文曰維成化四年歲次戊子九月丁巳朔初八日甲子  
世祖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孝大王  
薨于正寢是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甲申遷座于光陵禮也龍  
輜警引蜃輅啓轍陳象設於園寢儼虛衛兮池綉兆庶兩泣於  
街郊萬靈風踊於窳廓孝子嗣王擗地無容終天何極悼難寢  
之永違攀鳳馭兮莫及降綸音於鸞殿撰徽猷於玉牒其辭曰  
仙李盤根傳祚奕葉聖繼神承重熙累洽泰道中微屯運適值  
孽芽其間睥睨神器 世祖在邸 宗社是衛至明炳幾大勇  
電掣天步復安曆數攸繫牢讓不獲大統入繼駕馭羣雄鼓舞  
一世鼎新庶改革古積弊聖學高明道妙默契繼往心傳定易  
口訣招延宿儒講論前席時著訓辭日就儲德祭天南郊策士  
大學昭儉浣衣務斤華飾椒 壺儀整棣萼恩廣五刑惟恤一筮  
戒枉寃民無蓋老者善養大事在我注意閱武命衛部將置摠



管府宣傳設官兵將著說丁括號牌額增軍籍東狩南巡民安  
物阜政先農蠶富積倉庾參酌條科勒成典章餘事真教虔禮  
道場天花晝雨甘露宵灑協氣芳騰貞符屢彰白鹿來馴青鶴  
飛翔威風震北朔庭遂空神化漸東航海來同隴禽入貢水兕  
納錫至治之象惟德繫物盜據公險兵弄潢池敢肆虔劉自擁  
旌麾命將擐旗拉朽連甓胡虜犯邊天子徵兵萬軍齊向羣  
醜此屈穴擣三衛浮獻九闕帝嘉丕績睿眷彌渥盛德神功  
光前絕後祝億載壽為萬民父胡馮相之稭告忽官車兮晏出  
嗚呼哀哉聖本生知藝又多材顓對博觀大度益恢廓清區宇  
再掃妖疇歟忠碩輔如帶吾礪厲精乙夜貽謀燕翼圖臻太平  
三五媿隆克艱厥位十四年中節宣有乖憂勞積久未至大漸  
遂釋重負冀居閑以怡養庶永享於慶祚嗟金方良藥之不效  
乃玉几末命之乍道嗚呼哀哉日遠淪兮揮戈莫駐天之崩兮  
鍊石誰補鼎湖兮棄弓橋山兮留舄哀喪考兮攀號痛孺哭兮  
嗚咽嗚呼哀哉乘白雲兮帝鄉卜青烏兮壽原宵奠兮瓊學曉



發兮金根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度憶風悽楚兮颺酸旃月  
 慘淡兮喝普輓仰仙遊兮縹緲扃夜臺可聞寂嗚呼哀哉大德  
 之未必壽兮巧歷之莫能測諉旨真之理數兮揭巍蕩之功烈  
 後玄壤以長存冠蒼穹而罔極嗚呼哀哉其誌文曰有明朝鮮  
 國世祖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孝大  
 王光陵誌洪惟我世祖大王盛德大業巍蕩赫濯莫罄名言  
 今略叙梗槩用誌于玄宮謹按大王世宗第二子昭憲王后沈  
 氏以永樂十五年丁酉九月丙子誕王王英睿好學不倦為兩  
 宮奇愛封晉陽大君後改首陽正統十一年丙寅昭憲王后  
 薨景泰元年庚午世宗薨王哀毀盡禮觀者罔不悲感壬  
 申文宗薨帝遣使賜謚祭又錫嗣王誥命嗣王遣王奉表  
 如京陳謝癸酉姦臣顛政聚羣不逞謀變王告嗣王誅之以  
 勳封奮忠仗義匡國輔祚定策靖亂功臣摠百官輔政都統中  
 外兵馬諸軍乙亥後六月嗣王以幼冲且疾禪位于王王既  
 莅祚蚤夜憂勤常以劬農興學求賢養兵為先務下教敦勸



長民者七月立嫡子暉為世子 王念捍衛之勞教封佐翼功  
臣四十三人天順元年丁丑羣臣上 尊號曰承天體道烈文  
英武秋九月世子暉病卒賜 謚懿敬立今 上為世子謁先聖  
行齒胄禮 王每遇事必援引譬喻以誨世子又親著訓辭一  
篇以恒德敬神納諫杜讒用人勿侈使宦慎刑文武善述十事  
為日常令誦之命文臣纂先朝嘉謀善政名曰國朝寶鑑又撰  
東國通鑑皆稟睿斷戊寅立號牌之法己卯幸國學謁聖策士  
王患學者師授不明人各有見會諸儒論難五經同異親自決  
定羣疑冰釋又著易學啟蒙要解以牖學者庚辰 王曰漢光  
武以天下之大尚減損吏職十置其一國小官多食浮於事豈  
重天祿之意也遂汰冗官一百餘員秋東女真浪卜兒哈謀亂  
伏誅其子阿比車嘯聚黨類侵擾邊圉 王發兵討平之冬  
王西巡至平壤策士宴耆父於庭減所過田租辛巳命修諸道  
軍籍平安黃海二道民居稀闕募民徙之給復十年癸未下教  
求將令不拘卑顯親姻錄才行以聞 王銳意戎事月再閱陣



春秋講武自製兵將等說訓勵諸將每語將士曰武而不文非將也遂加敦勸凡在行間無不讀書成化元年乙酉秋南巡至溫陽策士養老山西禮丙戌王以累朝立法科條寔繁商賈捐益定為經國大典又以經費無據貢賦不均詳定規式於是吏易奉行民弊悉祛東巡至江陵策士蠲逋欠減田租丁亥咸吉道之人李施愛矯殺節度使等誘民以反命將討之師還班賞將士有差封敵愾功臣四十五人秋八月帝遣使請兵助攻建州三衛諸虜王命將領兵一萬擊破婆豬江兀彌府諸寨使獻浮帝遣中使褒獎賞賚優厚諸將亦各有賜戊子九月甲子王以病薨于壽康宮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二在位十有四年王睿智英毅寬蔭仁儉勇力蓋世學問融貫內典百家亦莫不躬研處事正大一言一動無間然者敬事諸父友愛諸弟皆盡歡心閨闈雍睦名分正肅敦朴先民身衣院濯宮人只備洒灑餘悉放出日引大臣咨訪治道間延儒雅尚論歷代治亂之迹講明道學之奧疊疊忘疲或至夜分乃罷臨政勵



精日慎一日崇功尚賢黜邪遠佞信賞明罰勸民積蓄輕徭薄  
歛汰去浮費以節財用不數年間府庫充物民物殷阜每申儆  
監司守令或遣使廉問朝臣外補者皆許陛辭面諭分憂之意  
責以成效治有異等者增秩優褒或有漁奪濫刑者雖細不貸  
搜羅俊異士有小善一藝率皆甄錄往往擢以不次遇士一見  
顏色洞照肺腑後言臧否無一不中惠鮮鰥寡廣詢博訪務求  
民隱田里無銜寃者十四年間敬天勤民一出至誠事大交鄰  
皆盡其道島夷山戎奉珍納款無遠不至東方之治於斯為盛  
民罔不小大顛望永享不吊昊天八音遽遏可勝痛哉憑几前  
一日王以璽傳于今上殿下遺命後事悉從儉約今上  
亮闇盡禮率羣臣上謚曰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  
明睿欽肅仁孝廟號世祖十一月甲申葬于楊州治東豐壤  
縣直洞之原號曰光陵噫書之聖神文武易之剛健粹精詩  
之明類長君我世祖大王實蕪之矣太妃尹氏坡平世家  
贈左議政璠之女也配聖毓德誕二男一女長則懿敬世子次



我 殿下女懿淑公主 世祖初為 殿下娶上黨君韓明澮  
之女為嬪生一男嬪與男皆先亡又娶清川君韓伯倫之女生  
二男一女皆幼一男先亡 世祖既傳位于 殿下命封為妃  
懿敬世子初封桃源君娶右議政韓確之女生二男長曰婷封  
月山君娶兵曹判書朴仲善之女次曰諱封者乙山君娶韓  
明澮之次女女適承賓洪常懿淑下嫁河城君鄭顯祖貴人朴氏  
生二男長曰曙封德源君次曰晟封昌原君德源娶司直金從  
直之女生二男一女皆幼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七



成化五年己丑四月春秋館受

命始撰成化七年辛卯十二月畢

纂修官前錄後官

領館事輸忠協策靖亂同德佐翼保社炳樂定難翊戴純誠明  
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兼領經筵藝文館弘文館觀象監事禮曹判書高靈府院君

臣申叔舟

領館事輸忠衛社協策靖亂同德佐翼保社炳樂定難翊戴純  
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上黨府院  
君兼領經筵事兵曹判書臣韓明澮

監館事輸忠衛社協贊靖亂佐翼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  
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寧城府  
院君臣崔恒

知館事推忠定難翊戴純誠明受佐理功臣崇政大夫判政寧  
府事兼知經筵事晉山君臣姜希孟



知館事純誠明亮佐理功臣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弘文館提  
學南原君臣梁誠之

同知館事純誠佐理功臣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經筵事  
藝文館提學陽城君臣李承台

同知館事純誠佐理功臣嘉靖大夫同知中樞府事東萊君臣鄭

蘭宗

同知館事純誠佐理功臣嘉靖大夫工曹叅判福昌君臣金壽寧  
同知館事純誠佐理功臣嘉善大夫刑曹叅判廣原君臣李克墉  
同知館事嘉善夫大行義興衛護軍兼同知成均館事臣丙承錫  
修撰官通政大夫藝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經筵叅贊官臣金  
之慶

修撰官推忠定難翊戴功臣折衝將軍行忠武衛司直兼五衛將  
臣趙益貞

修撰官通政大夫藝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經筵叅贊官臣柳瞻  
編修官通訓大夫藝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承文



院叅校臣金紐

編修官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兼承文院叅校臣尹孝孫

編修官通訓大夫掌樂院正臣高台鼎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兼承文院叅校臣孫舜孝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藝文館典翰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弘文

館典翰承文院叅校臣任士洪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司諫院司諫臣金水堅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藝文館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承文

院校戡臣金季昌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承文院叅校臣成倣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司贍寺副正臣朴楣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臣玄碩圭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臣金性源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掌令臣洪貴達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奉常寺僉正臣鄭永通



編修官禦侮將軍行龍驤衛中部司直臣金新

編修官通訓大夫行藝文館副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臣

崔敬止

記注官通訓大夫行藝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承文

院校理臣盧公弼

記注官通訓大夫行藝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承文

院校理臣鄭徽

記注官通訓大夫行禮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臣李瓊全

記注官奉正大夫行世子侍講文學臣朴崇質

記注官中直大夫行成均館典籍臣柳自汾

記注官中訓大夫行藝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承

文院校理臣金克儉

記注官中訓大夫行藝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承

文院校理臣崔淑精

記注官奉列大夫行刑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臣許讓



記注官奉正大夫行藝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承  
文院校理臣朴時衡

記注官奉列大夫行禮曹正郎臣金自貞

記注官朝散大夫行議政府檢詳兼承文院校理臣李則

記事官通訓大夫行藝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承文  
院校檢臣金潤宗

記事官奉正大夫行藝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承文  
院校檢臣孫比長

記事官朝奉大夫行藝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承文  
院校檢臣朴孝元

記事官朝散大夫行兵曹佐郎臣尹顯孫

記事官朝散大夫行工曹佐郎臣趙杵

記事官朝散大夫行藝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承文  
院校檢臣金宗直

記事官通德郎行藝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臣南潤宗



記事官通德郎行刑曹佐郎臣揚守燭

記事官通善郎行司憲府監察兼承文院校檢臣金仲演

記事官奉訓郎行司憲府監察臣崔哲寬

記事官承議郎行藝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臣安璫

記事官承議郎行藝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臣蔡壽

記事官承訓郎行藝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承文

院校檢臣金崙

記事官通德郎行藝文館奉教臣安慶良

記事官宣教郎行藝文館奉教臣俞造

記事官承議郎行承政院注書臣金禮源

記事官奉訓郎行藝文館奉教兼經筵司經臣孫昌

記事官奉訓郎行藝文館奉教兼經筵司經弘文館博士臣楊子由

記事官宣教郎行藝文館待教兼經筵說經弘文館著作臣金棕

記事官宣教郎行藝文館待教兼經筵說經臣金楯

記事官宣教郎行藝文館檢閱兼經筵典經弘文館正字臣姜居孝



記事官宣務郎行藝文館檢閱兼經筵典經臣安晉生

記事官承仕郎行藝文館檢閱兼經筵典經弘文館正字臣鄭以僑

記事官通仕郎行藝文館檢閱兼經筵典經弘文館正字臣朴

處綸







(B)  
732.55  
4724  
[v.7]  
no.17  
0163754

昭和五年十月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7]  
no.17